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二

齊民四術卷第八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刑二

邵和州事略

乾隆四十八年秋銓部以禮部主事浙江進士邵君爲安
徽直隸和州知州君攜二僕之任旣受篆悉召書役問名
齒諭之曰汝等占缺皆由買受然吾來不能虐吾民爲爾
等贍家計汝等及此時尙有餘財可更他業日後汝等苦
賠累求遷業不可得將重怨吾吾故先以相告卽日諭承
發吏限一月將州屬遠近未結之案分別城內關廂各鄉

都圖爲清冊同卷先後送閱吏莫喻其故至期城內及關
廂冊至約二百餘案君晝夜檢核乃手書榜于署門曰某
某日某某地保帶某某案人證赴城隍廟聽審如有弊捺
者許原被自赴廟報到十日而二百餘案悉結每結一案
君輒朱書案由及讞語榜廟門人心大服君乃擇各鄉有
廟宇處摘出四面十餘里之案分都圖諭其地保帶人證
如城內之法攜書辦二刑杖二廚役一乘馬下鄉居廟中
就決之三月各鄉舊事千七百餘案皆結其新事隨時批
審無留州屬旣無事乃乘馬至所屬之含山縣督令審理
如其州三月含山之積牘亦清君不攜眷口不延幕友書

役值日者于內廚給其飲食食指不過十數人和州故事
食用物皆有官價下鄉則地保備供應君一切罷之便商
以利民兩江總督署所用牛油燭向由和州供應君莅任
止其供督署檄取之君乃買柏油燭一千斤專役賫送而
牘內言宰牛干例禁今和民遵例不復宰牛無以得牛燭
具印領領柏燭價并其運腳大府笑曰此書迂見小如數
給之于是各上司不敢有所徵求于君君善飲在州無事
則日乘馬攜一役擔酒出郊野遇耆老耕者呼與其飲而
詢其鄉里有不率教者召至薄懲而切諭之民相勸從善
以無煩我君也在和州十七月部有錯擬之案君既出則

羣引君吏議君降一級調用五十年正月遂去任和含之民皆闔戶以贖君州城在大江西至止馬河上船相距四十里君出城五日乃得達民爲君具巨舫八以收餽遺不能容又增小舟五君故少僕從民爲押送至君家君既登舟而江頭數十萬男婦號哭之聲震動東岸東岸居民亦爲之流涕君既去而後任悉改君法如未至之前民愈思君和含士人追念君德各爲詩文張背于州堂至重疊不可辨識余十歲時從先君子至和州上墓寓張老家目見其事張老謂余曰郎君日後做官當學吾邵公祖吾年八十餘見公祖數十唯邵公祖滿載而歸也閱今三十餘年

忘君之名恐久而并忘其事實故筆記如右而論之曰近世守土者多以士刁民頑爲說以余所見陽湖呂榮字幼心知桐城以失鞘被劾呂君虧帑萬五千桐民贖金萬八千以完其虧其餘以資捐復呂君入都眷屬百口寄桐民爭以薪米雞肉餽膳之歷二年不絕以迄其行河內白守廉字省之知合肥捕役鬪毆殺人以革役具詳上官劾其諱飾白君去官已二年總督閱兵至合肥士民具呈請爲捐復者至萬人呂君爲人尙權變其治行固非邵君比白君又出呂君下而民皆愛之如此婺源縣知縣沈恕上游所稱能吏也以受贓爲民所持不得已使出銅差其眷口

出署民爭揭輿簾視之從者曰此沈父母官眷也不得無
禮民皆曰吾雖貧一看沈父母官眷亦可矣當塗縣知縣
顧之莢太平縣知縣曹夢鶴南陵縣知縣徐心田每下鄉
所坐轎輒爲居民所碎至州縣升調去任時民爭以紙錢
撒其輿前者不可勝數夫非猶是安徽之民耶司封圻者
可以鑒矣

永康州知州方君壽序

世臣弱冠得交天下賢豪長者其敦行能文章強半皆常
州人也今年又識方君彥聞於都下彥聞常州後起之尤
秀已常州士人之爲外吏有政聲者推左君仲甫呂君幼

心吳君禮石李君申耆魏君曾容世臣皆得交之禮石申耆曾容治行尤異與交亦尤歡唯彥聞之尊甫友槎先生宦轍較遠同人盛稱其治行而迄今未得謁先生以乾隆丙午舉於鄉赴乙卯大挑以知縣籤掣甘肅歷知成禮平番三縣事擢靜寧州奉諱去官服闋起用改發廣西授永康州知州所至皆有能名嘉慶丁丑六月先生年登六十彥聞之友在都者謀所以祝先生而徵文於世臣時俗尙祝嘏之詞率諛謾無足重世臣雅不爲此然以十餘年思慕而未見之人得以一言自負其是非是烏敢辭蓋嘗論吏之失職久矣爲吏而能舉其職者內則刑部外則州縣

然州縣之所有事。錢漕則丞主之。案牘則簿主之。緝捕則尉主之。庠序則校官主之。是故長官之職在興利除害。勸課農桑。激揚孝弟而已。自長官以錢漕爲利。數案牘爲威權。始盡奪丞簿之職。至風俗之滄漓。閭閻之安擾。以其無利於己也。而置之不問。於是校官與尉之設。始冗於胥徒。汙於黜儉。而州縣之本職。抑盡廢棄。已爲其上者。復專以錢漕案牘行其攷核。是以天下州縣。于數幾莫有能言其職者也。吏職廢而世道衰。民之敦內行者。則以爲懦。事力田者。則以爲魯。其因事呼籲。死徒之所構。吏役之所囓。則常在焉。雖長官之好文者。乃能與浮華詞客相親近。事唱

酬外是則皆豪強武斷與官吏爲市以漁牟吾民否則能挾持其短長者也民見良之被害而奸之有寵風尙所趨可知也語曰視君長如父兄今父子異居兄弟相訟者徧天下長官反因以爲利其父兄之不知而况如之者乎是以一旦有急如當陽長陽曹滑之已事左右爲仇敵盡室靡遺斯

國家何賴焉先生前攝禮縣時西北教匪充斥禮間於隴蜀爲出入必爭之地賊首王三槐以數萬衆薄城環攻之四閱月而民人固守城卒不陷說者以爲先生有奇略然非其平時敦崇孝弟培擊奸猾使民人鼓舞信服而得同

其好惡烏能使之如手足捍頭目守死百餘日而無猝變耶先生既恥軍功之冒濫名不登於牘又不欲自張其績故所以致此者罕能言之先生性強項不肯剝下以媚上上游鮮有能善者以先生長於決獄他郡邑有疑難必飛檄調鞫以此得相容然言聽訟於州縣未已言決獄於聽訟則尤隘已聞先生更事至熟而意氣不衰意氣者吾人之所以能任事也然不獲乎上則民不可治其祝先生日懋德脩而平乃意氣使得以盡舉長官之職而風示天下以爲

國家干城之衛者吾不於先生望之而誰望哉彥聞卽趨

省永康其誦之以進觴於左右先生其亦然吾言也夫
送畢子筠分發浙江知縣序

子筠以教習期滿例得知縣籤掣浙江余滯迹都下於其
行而告之曰知縣世所稱父母官也或又稱爲白面盜賊
何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說之者曰豈樂也弟易也
言君子以樂易爲政故民愛之如父母樂之反也苦易之
反也煩君子以苦煩爲政則民惡之如盜賊所必然矣詩
曰誰能烹魚漑之金鬻說之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
擾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有功是父母之行也呂覽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

舉事而使人不可知。是其心深恐人之知也。是盜賊之行也。近時州縣廉俸常不足以抵捐款。需次既無廉俸。又羣居省垣。酒食徵逐。人事所不能已。其勢必舉人錢子母相權。歲時倍稱。一旦得缺。急償私債。更有待聘之友。閒暇過從。導爲不善。甚至與友爲市。名曰包辦。失足之後。欲悔無從。故世人呼初入仕途者爲下鑪。言精鐵至此皆鎔化也。故予以二言贈子筠。曰儉曰勤。儉則需次不舉。人錢勤則莅任不留民事。難者曰。子言誠是矣。然廉俸不敷辦公。又有攤捐。何應延友購募。必不可省之經費。其將安出。故父母之名雖美。而入內譎。摧情所難堪。盜賊之名雖惡。而善

事上官小民其如我何余應之曰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食於人今中縣率五六萬戶以父母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子孫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子孫而不能養一父母者乎以盜賊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事主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事主而不能捕一盜賊者乎世之爲吏者固無不勞心心爲民而勞則近於父母矣心爲己而勞則近於盜賊矣史公有言廉吏久久更富吾足迹半天下見吏之歸於富者大抵皆近廉者也子鈞勉之矣

爲江蘇提刑誠述堂通示合省

爲諄切勸諭以正風俗而息訟源事照得明刑所以弼教

道政先於齊刑欲息民爭務救俗弊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

飭命吏崇教化之源繼

諭齊民遵婚喪之制明禮所以防未然先教所以挽積習
聖意諄切薄海周知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斯土頗聞濱江諸郡士風秀穎沿河一帶民氣
勁直最爲大省夙稱易治然好文之弊易近浮華尙武之
流易鄰刁悍則有尋常宴會必窮山海之珍製造冠裳競
爲奇巧之飾甚至以聚賭爲謀生之資視狎妓爲敬客之
具奢能敗俗先自陷於滔淫事既犯科尤授人以挾制又

有席厚之家負氣之子。拳勇以助勢。養訟棍以樹威。常至睚眦小怨。奔訴連年。口角微嫌。喝令成獄。抑思出拳養匪徒之資。爲睦婣戚鄰之費。則羣情頂戴。乾餽無愆。積善留貽。降福可必。豈有構怨結忿。蕩產亡身之禍哉。更或覬覦官荒。垂涎淤漲。藉詞子母。則用沙棍之謀。倚勢欺凌。則資沙虎之力。利能昏智。巨訟必覆其家。天道好還。驟坍并累。其後有力置產。何必爲此。至於訟棍亦讀書識字之流。拳勇皆手足便利之輩。自食其力。儘足養生。又何取多行不義。自貽伊戚。耶。本使司職主提刑。時切無刑之志。官名廉察。不以苛察爲能。固不肯假耳目於近習。致啟報復索。

詐之風又豈敢博忠厚之虛名反長蕩檢踰閑之俗爲此示諭闔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務宜各執其業各安其分以終凶爲戒以有恥爲期爲

盛朝改過遷善之民成大省聲名文物之盛將見貧者不終於貧富者長守其富則本使司之所厚望也倘若教而不改是謂怙終法所必加焉能曲宥過奢淫以裕民生除強暴以安民業同本使司之職守也後悔無及各宜凜遵須至告示者道光紀年四月廿五日

爲江蘇提刑誠述堂通札所屬

札某官知悉照得廣思所以集益求助必先諮詢雖艱若

畫一。成法可守。而因地制宜。治道所尚。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此邦。宦轍初經。土風未習。徒懷興利除弊之心。不得挈領提綱之術。該某官供職有年。講求素切。大則事關通省。小則一郡一邑。無論現莅之邦。舊治之地。果於民間疾苦。確有見聞。或以事權較輕。未能逕舉。或以量移太速。未及觀成。但有真知確見。可以裨益吏治民風者。如係本使司專政之事。卽時採納施行。其應詳明兩院憲及會同藩司各道者。亦卽據情詳咨。熟商辦理。旣以匡本使司之不逮。亦足覘該員之才識。所至以備任使。卽有迂遠不切之談。本使司斷不以此見責。其各直抒所見。逐條開摺。

卷三十一
六
悉意詳陳毋存隱飾。至於佐襍微員近民尤甚。但通政體
笑限官階。札到該員卽抄錄移行所屬俾其各言心得。逕
申本司。務使民隱得以悉達。襄舉善政。此係本使司虛懷
求治之衷。惟望同舟共信。以期相與有成。竚切竚切。須至
札者。道光紀年四月十四日。

爲直隸承宣陸心蘭通致所屬長吏

言初至直省地方情形。諸未諳習。然前此兩任京職久居
本境。二官東土。近在鄰封。頗聞直省地瘠民貧。又差務殷
繁。苦累尤甚。惟順天二十四屬。伺應

蹕路民累而官亦累。其去京較遠之區。派差里下。民累而

官反樂我

皇上惠澤畿輔無微不至本年冬差

特減車輛閭閻輸納供億

清塵固是分所應爲尤屬出於至願然紳士旣免差徭而稍有力之家指捐職銜卽入優冊是唯終歲勤動之農民方供雜派優免旣多飛洒益重在諸君子身爲民上目擊重困未必更存自利之心然內不能不委任家丁書役外不能不假手地保里胥侵牟愚弱徵一科十理勢之所必有迨至痛極籲號而議者又以事關全局難與伸理言來自田間夙知稼穡出守閩中切近州縣官常累况亦已漸

悉東坡有言士大夫莫不愛其同類然官吾類也民亦吾類也竊嘗謂以一家而論則爲官之人少而爲民之人多以一身而論則爲官之日少而爲民之日多卽如宦遊外省戚友過從未嘗不詢問本地父母官治行何似固未有以縱囊爲能虐民爲得者也求仁莫近於強恕取則不遠於伐柯我心所同無煩贅說言謹與諸君子約來春辦理差務當本年劇災之後卽有收州縣亦多附近災區必期一率舊章無增有減革除積弊少寬民力則言得相安無事藏其樗拙幸甚幸甚若仍有洒派不公以及朘民自植言身屠屏藩曾不能少紓民間疾苦平日讀書所學何事

而尙能靦然爲諸君子之長官也耶。御下如束溼薪，固素性所不肯爲。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書之史冊，以爲至論。言雖不材，又敢上負。

聖恩下孤民望，以博寬厚之稱於百數十員屬吏乎。言聞有司更換之際，吏胥因緣爲奸，供億迎送於民無益。然至其不得已也，則兩害相形，必取其輕。唯望諸君子其體此意，毋使言之必至於不得已也。

爲民設官，古今通義。所爲尊卑相維者，原以力能舉事，則上游足以有爲，而洞悉民隱，則州縣得之切近。諸君子宦遊直省，閱歷有年，民間疾苦，亮多加意。而或事有牽掣，勢

難徑行或不時受代未能竣事或差次體察權不由已是
皆卓見在胸長才未試利關全省固屬鴻猷害除一邑亦
爲隱德言承乏下車情同牆面雖懷勤求之心未得誠和
之要倘荷諸君子念切同舟不吝教益各抒所見以匡不
逮勿拘體裁唯祈迅速說果可採言必陳明大府商同司
道漸次舉行卽或意見不同亦徵心乎好我言接見諸君
子有所聞知無不披露原期交勉有成並非恃勢矜己惟
望諸君子鑒察言心毋有所隱

人之才具相懸而性同一善行徑萬變而道無異趣古今
稱吏治者必曰循良凡以循良者有心人可勉而至故史

傳紀之以爲百世法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康誥曰：若保赤子，世之養子者，固有善不善之殊矣。而其子皆得長育成立，則以母氏之求之誠也。故其識見警敏，更事繁多者，苟肯誠求效，可立致。卽或資性遲鈍，初登仕版，廉養於儉拙，修以勤人，一已百強，明可必。古史所稱居官無赫赫名，去後多留人思者，此其選也。更有望誤習染，素行不檢，震无咎者，存乎悔。往昔賢豪如斯不乏。近世郭尙書初仕吳江，頗著貪酷，暨湯文正公撫吳，郭公改行，與陸清獻公並邀行取，爲世名臣。假郭公以失足自弃，其能免登湯公之自簡而爲後世言惡者。

所稽乎諸君子起家科甲入官固由服古其或借徑異路亦必夙業詩書凡所徵引諒皆習聞南宋王梅溪以黃堂樽酒感化所屬言顧何人敢企梅溪唯區區之心不敢厚自菲薄故誦習舊聞與諸君子其勉之而已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孔子曰富而可求也吾亦爲之聖訓彰彰如是而宦途猶有專以奔競爲事者亦可謂不善讀書矣言自知不敏公慎夙矢民譽民望則加拔擢聚所欲也積勞閱俸則與量移遵定例也至缺分肥瘠人殊甘苦悉心調劑以期均平實恐偏累誤公非關爲人擇地言現在斟酌正佐班次劃定委補章程至於酌委之缺或

因整飭地方或因調劑勤勞心迹難掩見聞爭訐必加懲
創諸君子務宜自愛勿受愚弄勿求繫援幸不掛於彈章
已見鄙於清議近來民氣儂薄必期共挽頽流諸君子級
無崇卑分皆長人各飭廉隅以爲民倡庶幾廉讓之俗可
見而頑懦之風可息也勉之望之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武林陸言謹白

誠述堂性懦才鈍而居心無他陸心蘭自命豪傑而行
不顧言僕爲之代言雖俱不能見諸實事而兩公品詣
實殊閱者詳之

石公祠碑

君諱家紹字瑤辰姓石氏山西翼城人也以嘉慶癸酉拔貢生教諭壺關己卯舉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籤發江西補龍南縣知縣調上饒再調南昌歷署大庾新城新建擢瑞州府銅鼓營同知署饒州贛州知府己亥五月二十八日卒贛州府署年四十有八君航精書史通百家之言和夷坦蕩口呐呐若不得饒而以己度人以情求物編民折獄常得其真巨猾負嶮服君清德遂來歸命狂潦滄歲君盡心焉災以不害迹君宦轍來則老幼歡迎恬嬉謳舞去則壺漿塞路涕泣橫流知與不知稱曰石爹爹爹爹江西良呼父也乙未秋君謝南昌事寓省垣子從詢土俗涓瀘

之故君曰僕縮符十餘載閒居追溯無一可對士民者慚
憾而已遑知其他予聞斯言懾乎若飲醇醪而自醉也是
年十二月朔省開粥廠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
五萬洵洵不可止君往諭曰汝等速散明早看告示斷不
使有一饑民無粥喫也則皆曰石爹爹不欺人遂散去先
是在事諸君所以諭衆者較君倍諄切矣然非君言卒莫
聽君集書六萬卷常就予論析疑義君或未習歸則竟夕
檢本必見其深時發予所未及治安於民道信於友如是
可以爲易簡理得仕學交優者也君既卒官所莅舊部各
請祀君於澤宮南昌紳耆更醵金錢建專祠以奉嘗君官

斯士者慕君行治集力彌踴躍遂以庚子冬落成祠宇於
百花洲恒沙寺之右僉謂祠有興廢唯明德爲不朽然非
託於紀述何以昭示來茲興作嚮往爰伐貞石載茲清頌
庶幾中郎不作仍傳無媿之辭文子來遊不昧與歸之智
其辭曰

於穆石君天篤誠慤自孳孳人不負幼學懿德之好聲繼
召父胡不慤遺以福蓬戶民之戴君謂察謁請君之棄民
誰淪瘖瘖桃李不言榮名豈旣新祠有翬以妥豈弟君心
乎民自茲有歲民心乎君無怠永世

石君嘗問文法所宜至碑版予曰當以中郎爲極則漢

碑傳者既多闕文其有可讀亦近樸棷韓歐諸刻或已詰屈或已委縵唯中郎文質得中事簡而人具見石君以爲我故此作依中郎舊法頗爲愜心歐公有言所以慰吾死友耳今古真有同情祠成進主子榜其龕曰得人心所同爲吾黨生色道光壬寅六月錄稿附記

書兩知州事

嘉慶中吏部以杭州庶吉士某甲爲溧水縣知縣其父至署鈎稽觸怒遂欲遞解其父爲書啟友汪衣白批頰而止通省莫不聞邑人有徐氏子好博而善竊其母告官收繫之數月邑有竊案賊甚鉅捕人白非得徐氏子爲線不可

獲某甲出之許以獲案則釋歸案果獲知縣釋徐氏子鄉人公呈以爲必釋徐氏子且殺母某甲不聽未幾徐氏子竟毆殺其母某甲護前不受理案延三載至嘉慶二十五年四月邑民不勝憤共縛某甲於輿中昇至知府署曰還汝好官知府惶遽曰大府雖出省有藩憲在民又輿至布政使司大堂置而去某甲故自結於大府乃遴試用道員署按察使治其事遂抽改文案依過失殺父母律擬絞覆大府大府檄之還任某甲入謝大府諭曰吾計政體耳若往必不保其靜候擢任是年冬卽薦爲泰州知州而考之曰久任溧水民情愛戴江寧巨紳秦承業董教增在都關

邱抄笑曰戴則有之愛則未也。大府出考可謂拔十得五矣。中書吳嵩梁聞之嘆曰此有故實。乾隆末吾江西有知縣祖逆子爲合縣所訐調省質訊案既結捧檄回任縣民共閉城乘埤擲瓦石不得入遂回省。大府乃擢之知州。

吳諧

戊子歲杪候友生於鈔關逆旅案上有綏寇紀畧同舍繙閱至虞淵沈服妖類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蟒服乘車不避呵噉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臺諫屢以爲言禁不可止喟然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世豈有民婦蟒服宴遊者乎是必失實其別客吳人也笑曰君不信耶今其

習染於吾吳請得以目治者爲證特前朝尙有能言禁止者耳夫榮華光耀則百惡除滅蓋自古嘆之矧在婦女茶切氏者本寶產或獻之巨室列於比屋未幸也其主人莊佃徧南北患諸僕出司莊佃輒侵租入故常遣愛姬督其成優其名曰別宅茶切氏乘間言別宅去主人遠常私司莊僕役小隸爲鷹犬厚餽遺主人左右交構蔽主人苦累佃客將使主人莊荒滅歲人終必爲家計憂主人深念茶切氏內不比諸姬外不比諸僕貞而察又所言得裕家之本而莊佃以在吳爲最大遂使居吳以務寬佃力茶切氏至則服鳳麟御綵輿歷阡陌諭佃客以主人意佃客感泣

叩頭頌夫人賢明慈惠。洞小人疾苦。諸僕慄慄請條教。已而有小隸之謹者。遇佃寬茶。忉氏怒曰。如是則入數較少。若何以自給。且挪正租。漸不可長。又有侵租自肥者。積數鉅。至不可掩覆。惶遽無所措。而茶忉氏語管家曰。吾嘗過彼管。彼伺應甚具設。是宜多費。若其集諸小隸。酌盈劑虛。釀舉之。毋煩主人聽。於是諸僕競縱小隸剝佃客。而橐租簿所收存者。然心懼茶忉氏。或一旦寵替。事輒敗。相率購姬侍。常幸者。浸潤稱譽之。及佃客不勝。腹削環。訴主人。茶忉氏乃曰。諸僕皆主人所遣。職在管莊。佃非率小隸嚴督佃客。額租且不辦。彼佃客何厭之有。若以佃客言責諸小

隸是諸僕亦有咎。卽更他僕，益不能約束佃客。佃客且益驕，雖妾且無權。又損主人威。况諸僕隸力辦莊佃事，多有不能銷算經費者。又各有妻妾子女，仰贍給。佃客自愿於租額外，別輸小租爲酬報。事非始今日，今乃受不快。諸小隸者，愚弄耳，實不出佃客意。主人惑其說，嚴斥訴者。佃客多毀家，漸至無力。糞畎畝，莊日蕪穢。大小租故不減前，然簿籍大都子虛矣。監奴備知之以茶。切氏故不敢詰。茶切氏又時時以諸小隸廉幹白主人，得進稟餽者過半。主人謂茶切氏督莊佃有成效。旣佃客與小隸相安，益治田，致豐裕。戴主人恩德，乃大寵幸。八月，茶切氏爲秦淮賞月之

遊以其古金粉地也。詭飾加盛以稱之。秦淮凋敝久聞見
樸僿觀者爲之傾市。過於吳時雲間並海處有異禽質鷹
也。頭略如虎。自秋浦來。於潮誕日集城中。作人言曰。鼓牢
牛具。殊不避人。茶切氏聞之。命管家致之。吳以待返樾。媼
婢夙親幸者皆識之。曰。鴝鵒也。當爲室家不祥。最後有羌
婢羊朱氏自詡知書。獨曰。非鴝鵒。乃鴟鵂。自紫陽訓鴟鵂
爲鴝鵒。惡鳥致諸姑姊。沿其誤。其實鴟鵂名巧婦。又名女
匠。工爲巢。以所繫卑弱。故常爲人毀侮。見詩疏及孫卿子
若夫人畜而豢之。齒於鶉練。則莫不佩服夫人博物淹通
不惑俗論矣。茶切氏大悅。悉以別宅事柄授羊朱氏。諸小

隸奔走承羊朱氏意指無不至羊朱氏珠翠粧蟒騎從遊街巷炫熿煊赫略等茶仞氏居人爭側肩引領望顏色嘆羨不絕口斯非所謂蛇化爲龍不變其文者耶誰復賦不稱其服哉同舍與聞者或詢其住址閱閱客大笑曰是諧也吳人故善諧因筆而題之曰吳諧

書饒嘯漁文後

饒君文略云予過揭陽遊於郊遇離館捕梟客述前任揭宰桐城姚侯之賢不知予與侯舊也謂侯治方萬端姑言所目擊者其時城外居民各守隘出隘卽道梗豪強攻掠鄉堡擄人口以勒贖慘酷至無人理鄉堡被毀

之人無歸則去爲盜地不能耕賦稅無所出潮屬皆然而揭爲甚官其土者如坐漏舟姚侯莅揭先集驍健而教以擊刺步伐之法次集紳耆而諭以鋤暴安良之意時西鄉喬林之林與砧浦之黃最爲大姓而相仇殺林姓共四房亦有自仇殺者其林居林國祥林守與黃某尤積猾各鳩衆數百日事鬪劫侯設計弋獲論誅之侯偶率驍健下鄉遇持火鎗者結隊行望見侯悉沒水中侯命以漁網取之得五十七人訊詳伏法揭之盜藪以十數箕頭鄉爲劇侯率驍健圍之三日獲其魁卽先截手足而後杖斃之河婆司地表延數十里林箐深密土

豪開質庫其中以濟盜侯斧其林爇其庫邑人始可通行又嘗捕一兇盜據供積十八案侯縛之大竿命以火鎗下鉛丸轟之十八出如其案數謂非此不足儆兇頑也侯聞盜卽輕騎往捕故得不遠颺盜風息地可耕故民賦不負侯以課最擢埋猿廳去官日揭民飲泣走送者萬數而豪強則酌酒相賀客之言如是予以爲治亂民如斬亂絲非武健不勝儒懦者溺其職矣使侯得意所施當進於此卷懷而去惜哉侯之弟石甫在閩任廳縣時如侯在揭今天下易肇亂之郡凡十數廣東則惠潮福建則臺灣江右則南贛江蘇則淮徐安徽則鳳穎

河南則南汝光陝西則南山皆宜特選能者授便宜不拘文法有成績則加秩賜金使久於其任既久乃超擢大僚許舉賢自代而保任其終始侯之兄弟實可當此任矣。

道光廿有五年三月伯山辭大定守歸老白門登岸卽相過握手道契濶曰吾子出山未幾旋遂初衣吾儕中不忘平生之言者殆無異人余作令臨漳時依侍慈訓其行事附見吾子所撰先母傳揀發廣東補揭陽置身矢石砲火中與亂民從事者三年庶幾焦思竭才守貴州唯尙不失本心耳無可言者稍暇當縷述在粵事質吾子以乞名世

之文。時世臣正病。且及六月。伯山乃出龍巖。饒廷襄。嘯漁所作書。客言揭陽宰事見示。嘯漁與伯山及其弟石甫友善。亦世臣舊好。爲古文辭。閩士莫能先也。世臣受讀卒業。掩卷起嘆曰。嗚呼。嘯漁誠閩人也。習閩中之官與民仇。以勝爲能。何其昧治道之甚耶。夫治道如醫道也。醫者治病必審症之寒熱。察人之虛實。而爲劑。則病去而人安和。故治寒以溫劑。治熱以涼劑。然人實而症虛。得其道則易。如反手。實症虛人。補之則症得其助。攻之則人受其殃。實症既久。則人無不虛。此固良工之所爲。內手遲回而不敢牽。爾處方者也。捕梟客。唯知勤捕多殺耳。無足怪。而嘯漁爲

之說曰治亂民如斬亂絲意蓋本於齊文宣彼時遇民如
薙氏豈可更汗筆舌乎至謂當不拘文法便宜從事加秩
賜金久其任則本於龔遂傳然龔遂之求不拘文法便宜
從事者乃施撫循之政以反前此諸公所爲而漢帝以加
秩賜金久任之所以使之優游漸漬變民心成善俗非縱
之行非法又日久積威以劫民也蓋絲不得理故亂亂者
理之故有取乎治治絲而棼尙不可况斬乎易曰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經綸皆治絲之事當屯難之時必如治絲者
循省以求其端委曲以引其緒則亂者就理而理者順治
黼黻文章斯爲始事如見絲亂而卽斬則天下無理絲矣

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書之良史以爲至論揭陽之亂民持械結隊而見官卽沒水是其亂尙未至如龔遂治渤海虞詡治朝歌時也虞詡治朝歌善矣非此必無以自脫而臨終命子猶以爲悔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管子曰民不可勝龔遂曰欲勝之耶將安之也至孔子止盜之方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天下言缺之優者推廣東而廣東之優缺又推三陽三陽者潮陽海陽揭陽也皆潮屬海濱斥鹵故當瘠地瘠而缺優其誅求可知也官誅求於民必任猾吏猾吏必構莠民猾莠

交構民不勝誅求而求得所當則黠者附莠而勁者自爲盜吏惡盜而創爲非法莠民卽效之以虐良懦乃成亂民於是盜有藪藪日盛則吏不能制而缺反瘠故伯山之莅揭也揭爲畏途已而其源實不外此蓋閩粵之亂首械鬪大姓之公堂皆積巨貲亂民覬公堂之貲而無以攫之則與他姓構衅以成械鬪鬪成則官賂山積官樂亂民之械鬪以納賄亂民樂官之納賄以開銷公堂故例有械鬪案定卽將公堂分散其族唯留祭資之專條然定例後卒未見有遵行者蓋公堂散則械鬪息是官自塞利源也然後知孔子不欲之言之不可改也伯山受事固未知其當如

是久也。急近功以稱用我者之意，故數年間課已入最然。去官時，豪強相賀，是豪強固在而習未變也。繼伯山居其地者，缺必復優，此固近今之所至稱賞者。第恐優未久，當必仍伯山未至之舊耳。呂氏曰：威不可專恃，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不適則敗。託威亦然，威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息而疾威則身咎。數十年來，上游之欲威民甚矣，故任武健之吏以疾其威，威之疾至過於亂民，而民之亂未見其有瘳也。著威之尤能者，或及其身少殺滅而已。嘯漁更持非武健，不勝儒懦溺其職之說，蓋本於酷吏傳序，彼懦者固無

適而可矣。嘯漁以儒儕之。是惡知儒效乎。龔遂詩儒也。渤海之治無媿誦三百焉。爾孝經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儒者之效也。蓋地方雖極亂。亂民之數斷不及良民什一。唯亂民氣聚。則良民無以自保。官仇亂民。而不得其道。則良民滋懼。亂民因得肆詆言。以愚良民。而使之服從。是良之從亂。皆官爲之。毆也。儒者爲政。必能聚良民之氣。良民氣聚。則亂民勢孤。勢孤則撫脅從而鋤。稔惡。可以惟我之所欲爲。而莫之梗。久而成。

俗則善建不拔善抱不脫者矣且嘯漁所謂非武健不勝者是勝民之說也官求勝民民亦求勝官官民爭勝無已官必終於不勝官既不勝則反事姑息姑息以優亂民所魚肉者唯良民而已可不爲之寒心哉善乎班氏之志刑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今承衰周暴秦之後民既不畏又曾不恥故俗之能吏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

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著而民愈媮誠以禮樂闕而刑
不正也此固非今州縣所能舉而亦今州縣所當知也伯
山石甫皆與世臣善皆負絕人之姿善讀書伯山尤習久
世臣既見嘯漁文謂其文不足重伯山而深慮其誤來者
伯山雖老矣好善不倦非不能受盡言人也故書復伯山
並以諄斯世真儒焉

男

誠家丞

孫希龐
希蘭
校字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三

齊民四術卷第九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兵一

兩淵緣起

予齟齬受論語孟子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堅甲利兵慨然慕先聖之神武及受禮至男子生而設弧門左三日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說者謂弓矢禦兵也生而習之明爲男子所有事乃大怪兵旣男子所有事又世事所必不能廢何以學士大夫職久長出治者平

居莫以爲意。一旦有急則付之武夫悍卒。其去謂棄也。幾何矣。稍長讀留侯世家。至視老人所授書。乃太公兵法。與諸將言皆不省。乃知斯世諱言兵。蓋自亡秦焚書銷鋒鏑時始也。卒至將賈人子。身國同賣。豈非百世之至鑑哉。乾隆丁未春。見江寧駐防勁旅調赴臺灣。當行者執途人而號哭。軍官皆無人色。予深惟沔水之義利器示人。則奸民生心。乃求古兵家者。流言得孫吳司馬二家之書。業其章句。苦注家不詳義類。猥依文字以爲說。及讀荀子議兵篇。乃知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甚信切于司馬。正于孫。而大壽吳矣。竊謂戰用衆力。能用衆力者。在先得衆心。能得衆

心者在善推己心。雖曰三軍一人勝。勝者之戰若決積水。善戰人之勢如轉圜石。然非衆心先得。又烏能聽其如驅羣羊投於無所往。而坐待其決與轉哉。是故兵雖絕學。然求之於心。則其意固當未絕也。嗣聞近世以兵名家者。有許氏虎鈴經。唐氏武編。茅氏百將傳。武備志。戚氏練兵實紀。紀効新書。鄭氏籌海圖編。王氏登壇必究。李氏金湯借箸。十二籌。袁氏泝澗百金方。其書皆秘不可得。求之三載。陸續見斷爛寫本。或一二卷。或五六卷。大抵編排門類。雷同陳迹。又其術雜怪惑。事多繁瑣。未見切實可施行。惟戚氏爲差善。然右僚見小。不足窺大勇之門戶。乃探索左氏。

春秋國語戰國策越絕書史記漢書三國志所載戰蹟以
參伍荀孫吳司馬氏之說然後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則吉祥善事也雖後世兵農不可復合然
其能者未嘗不依於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務在順人情愛
民財惜民力以宣布威德而已雖然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是不可預言也其可預言者唯利地右兵然而稱衆因地
非如材技之可料揀于衆也又非倉猝之可深恃乎導言
也於是步平陸廣袤以度容人之數而推目力所及極之
曲直銳圓必求其當望山則測其可否登陟察草木土石
之氣以知其是否有水又望陰以意陽之形規陽以擬陰

之勢其是否峻可以緣卷可以覆皆足驗心儀移之絕巘
深谷必要於合曠則度奇阻則度間入隘迎高則度身手
必備其變如是者又三年竊欲以通先民之志祛後賢之
惑爲書十六篇名曰兩淵曰將本曰戰本曰刑德曰奇正
曰將道曰將任曰將事曰將權曰將術曰勝全十篇爲雌
淵曰衝陳曰陳營曰車陳曰騎陳曰步陳曰五地六篇爲
雄淵淵之爲體性明而氣靜受之有容而出之不竭雌雄
猶言內外也抑以舉男子之職明儒者之效使是書而不
用也則紙上陳言小用之或迂踈無功然而有勝殘去殺
之君子者執軍命以當勅敵其亦必有取於此也乾隆癸

丑十月朔旦安吳包世臣書於宣州南樓

雌淵

將本章第一

兵無異術治兵者必先明農而習法闇於農則無以食人
踈於法則無以坊人能食以坊國體尊矣則兵之深也明
農則愛人重地愛人不輕用民力重地不輕取民財故安
常而民不離持變而國不急習法則見微能斷情民必誅
奸民必誅則民業安矣釀亂無赦激亂無赦則民氣和矣
故舉事不拂人任人不廢事知此二者乃可爲吏夫然後
濟之以五德曰慎曰恭曰讓曰信曰節行此五者乃可爲

將

戰本章第二

將以決勝爭勝在國位稱其才功遂其報而兵勝於朝矣
政安官吏業恥惰游而兵勝於野矣祀致精誠神馨明德
而兵勝於廟矣不勝於朝不可以師不勝於野不可以戰
不勝於廟不可以勝居勝度義居義度將然以合戰則莫
爲拒矣朝兵不勝將良用不終野兵不勝將仁維不固廟
兵不勝謀奇功不成嗚呼魚貪其餌乃羣於緝士食其祿
乃輕其死

刑德章第三

善戰者使民知死而有生途民無生途不畏死矣以死懼之則生自下求鮮不殆矣善戰者其民謹而不懼奮而不慮謹而不懼知死之在己也奮而不慮知生之在將也守分者不疑犯令者無倖衆莫敢欺則敵情不隱知敵情而後合戰故衆未見勝而已意勝也夫是以有生途民見生則知所死矣使民知者其刑德明也。

奇正章第四

以奇用兵正與奇偶奇者正之動正者奇之用正不奇爲偶軍奇不正爲嘗旅故善奇正之變者正以制師則敵無所爲奇奇以制敵則敵無所爲正其用柔而致也剛其用

緩而施也疾正復爲奇奇復爲正機之握已夫以兵勝人者其猶闔戶乎將欲閉之必固啟之故敵強能使之驕敵暇能使之惰驕則墮謀惰則失固怒銳壓之坐自碎矣夫蓄其怒者其發猛靜其銳者其決躁善迎其機矣知機之用者其知奇正乎

將道章第五

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天之道好生而惡殺人之道好逸而惡勞兵者禁暴除亂而非得已也故殺人以生道勞民以佚道是故誅無罪之人者威不立廣不急之地者兵不強立威不當則用刑易用刑易則三軍懼三軍懼則謀主去

強兵不當則師久暴師久暴則國匱貧國匱貧則食稅多
棄謀主以資敵多食稅以虐民民怨於內敵乘於外求國
無危不可得也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將任章第六

凡將之任當修四易之法而明四難之道地易陣陣易人
人易變變易勝四難者反其道而用之者也易常在我難
常在敵百勝之術也方圓曲直銳聚散進退人安吾法能
得地利能知戰所因形以制變因勢而授兵故地易陣什
伍相保卒率相維立散而綴圓鬪亂而伍治卒無非吏吏
無非將故陣易人前軍有節踵軍有制大軍控勢犄軍利

行後斬前北前哨敵猝援聲會戰千里無忒故人易變利
以餌敵必入其機形以示敵必衷其覆故變易勝吾與戰
之地不可知吾欲攻之形不可見敵疲於設備衆四分而
兵不宜故地難陣行間謀以離其上下興妖語以疑其士
衆以治陷其亂以利亂其治敵於是卒離其吏吏去其將
故陣難人吾張其疑而集師者糜吾設其形而分隊者孤
故人難變餌而勿食是敵自沮其勢也伏而勿越是敵自
殺其力也乖其謀以挫其銳因其計而飭其利狡窮氣倦
乃疾擊之使之前後不相屬左右不相救故變難勝能操
難易之權者其爲軍命乎

將事章第七

桓文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仁義所加其亂節制者也節制所摧其賊仁義者也故仁義自敵名節制自己出修節制者必明於授兵是謂將事車陣易肱騎而轅拇步而薄騎當車前則謀後則胥步當車騎衆則議險寡則議避後阪面野是利弓弩坐原仰陵是利牌銃曠澤輕塵是利倭刀險易相迫是利短矛後徑交錯深林叢翳是利棒斧夫兵者以雜爲濟以利爲勝是謂將事

將權章第八

以恕寬人者無沮理以信結人者無留威以恥優人者無

并義以法一人者無撓智以識鎮人者無侮恃備五而將
甲兵不暴而奪敵心矣鼓未聲及未接所以奪敵勢者五
一曰卒有常吏二曰陣有練銳三曰刑不免上四曰賞不
遺下五曰法必連糾爲將明於二奪之道將之以忠貞國
家之寶也是故禮義之俗成雖饑飽也廉恥之心浹雖弱
強也營陣之地危雖寡衆也身卒之道修雖勞佚也飽饑
強弱衆寡佚勞將之權也未有能挫其機者也

將術章第九

將之至計有四所以用之者一恩以取之義以激之賞以
勸之刑以威之一者何術也術也者神其計而不可知者

也其事又有五。一曰聯糾之術。二曰聯掖之術。三曰聯競之術。四曰聯誼之術。五曰聯等之術。揀別勇捷優餽異名。盈其氣以激衆。推其銳以勵功。是之謂聯等之術。比詳鄉籍近者同伍。謹擇其長。久任其吏。使之聲色相治。危難相救。是之謂聯誼之術。以鄉比伍。互恥不肖。決功爭勝。莫不奮前。是之謂聯競之術。推賞有功。優卹死事。折準重傷。必獎其教者。是之謂聯掖之術。人死而伍不前。伍陷而卒不救。士犯而伍不揭。伍揭而率不誅。坐之無赦。是之謂聯糾之術。明乎五聯之教。以神四計之用。入無堅城。出無重圍矣。命之曰廢敵之師。

勝全章第十

善凌人者不攻城善應人者不守城攻守之權皆出於戰也戰之要有四相衆利地審敵豫慮明其誓作其怒一疑惑滅妖厲陣閑習器堅利飭之以嚴明假之以鬼神因憤而戰因畏而備因器而使因欲而責因危而用因勢而令是謂相衆進有以往退有以返扼其要塞通其間徑陰後生已陽前人死居祛疾處取給是謂利地將治可固將憂可解將隙可搆將輕可來將怯可迫將緩可陵將驕可張將愚可譎將貪可陷軍怨可攜軍疲可陷軍怠可襲軍懼可薄軍擾可擊行疑可崩陣搖可窺視數可走意沮可服

服強以智服窮以德兵治則強法屈則弱吏掌則戾令數
則疑譁則將輕吟則軍懼士賤則將愚營塵則軍亂諫先
則枝諫後則餒前誼則虛後誼則實同鼓則行同塵則治
是謂審敵猝變不迷猝亂不擾善間知敵情善候得地利
小挫振小利戒險益備鬪慎弱列不失固進不凌節是謂
豫慮四者縱兵之機決勝之要也古之所以策無虛發勝
必獲全也

雄淵

衝陳章第十一

不知簡異兵多而不練不知制節卒練而不治不備器械

士治而不用不修陣隊士用而不勝古之軍命守則不可
攻攻則不可守備其具修其變矣甲士萬人穿山鳥二百
腰弩千弓千矛二千鉞六百鳥銃千倭刀千棒千單刀自
副飛城二十有四乘行壘四十有八具飛城廣丈四尺表
八尺輿高摩頂軾深隱臍內外二輪輪間六尺輪員銳徑
如其間軾下蔽以板不及地六寸犀羃絮而着織女焉去
地二尺鑿板爲直櫺輪外當轂垂耳上屬楣下受枕枕尺
六寸輪後平轂橫長枕徑板趨乘十人前後引枕以發之
退則轉人戰地易而經道阻者脫也載旗麾鉦鼓號頭角
鐸材士穀弓二楯二劍二令手二率一人秉枹登全卒屬

爲下櫺承穿山鳥二鳥三子腹母母身爲漏槽以知直也
跨漏槽爲虛照星三以得準也母腹爲兩耳以受環通環
通鐵索也稍爲尺以度升降以比遠近長齊櫺而刻十分
之二卒伏之環通屬於楣以爲前拒行壘之廣殺三以一
以爲左角右角步卒百人鳥銃三十矛三十腰弩二十倭
刀二十飛城四十行壘各三十扶輪爲伍人方二步劍楯
六十人均之差伍爲蔽飛城橫八步縱稱左右步卒共橫
二十步并左右隊而廣四十四步左角橫六步縱八步左
右步卒共橫二十步并左隊而廣三十六步右角右隊共
其步如之步方三尺中人之足再舉也騎百有四十弓矢

成矛兵三騎爲參參有長三參爲羣羣有長羣有限限二步三羣爲輩輩有吏竝輩間有道道六步前拒駢輩左右角特騎去步六步前後八步左右並如之是爲衝隊采蒙鐵連驂八駟分二隊位拒角之間後雙齊材士赭墨被重鎧執鐵棒夾馬立角一聲援乘二聲以奔折聞鼓羣輩乃隨之是名陷騎凡騎常陣聞鼓變視麾諸軍皆如之戰望敵掌號步楯散伍以實隊振鐸盾坐弩銃發鼓發步楯鬪足視率鼓角一聲止進二聲復伍失律者教與長通坐連驂發卽翼騎以爲勒也凡車步皆有縫卒正三而一共三百六十五人而爲一卒縱與橫從中百有十六步五千人

爲小陣陣十二卒中四百六十四步以四爲正章以四正以八爲奇章以四間駐隊八以駢環犄隊坐四餘六百有五甲將握以居中輩爲隊分十隊環其前後餘奇繞燾是爲游騎因敵制變以驚突之二萬五千爲大陣方實補隅靡奇。

陳營章第十二

營塞有分軍以犄角之壁外五丈周斬勒溝坦徑軍各有轄而域其交焉大鉤小絡縱橫相當勢等布陣度倍列行營法始於薄戰守二卒其率統中百人者聚爲一薄薄四比比五帳乘執皆在焉帳有徑徑三尺三分其徑之一以

爲溝中分其徑以爲比溝三分而加一其帳徑以爲比徑
中分比徑以爲薄溝三其溝以爲其徑中分薄徑爲屯溝
三其溝以爲其徑上之俱三而益一。九薄爲屯屯三爲大
屯三大屯以爲壘三壘以爲營凡屯皆垣之營外築壁其
洫方七尺壁門四薄亦如之芻門壁方各二軍各由其門
凡道交錯之處設表如其軍章百步而一焉置吏其卒越
薄者其率誅之不誅與同罪至他薄者他薄長誅之不誅
與同罪其帳長不舉者與同罪越表者如之卒無薄章吏
無將節而違其域者無貴賤徇於軍門八軍外環日各以
三隊戒分三虞旦晝夜而徧更之戒者半列壁外半乘壁

輕騎二十人爲候授節分方以察不虞凡門立旌旗擊鞀鼓吏一卒矛劍各二腰弩四有詣壁者門吏以節謁其狀然後通之。

車陳章第十三

易則利車車曰駐隊其法百人攻車三而守車一械裝乾餼各在攻車攻車之制廣八尺袤四廣以三高四袤而增一去地五尺五寸可設板立人爲輿戰則撤之雙輪輪腹游榦外挾重枕前蔽葉左右各設葉扇扇有櫛如前葉可施長兵環鈞屬於榦榦去地尺游榦貫楣中垂環通屬子母鳥一四人夾輪以發枕二人腹之扇外各二伍累縱兵

後腰弩前矛倭刀濟之行頭迎尾逆左右從環輪爲陣蔽扇爲營守車中焉變可以謀地用可以謀勢礮矢之利不入鐵騎之突不施斯其節也。

騎陳章第十四

騎陳易爲奇難爲正易奇則防亂難正則嚴律是故騎左右相去四步前後八步三騎爲參參有長三參爲羣羣有長後有限限二步三羣爲輩輩有吏間有道道六步三輩爲卒卒有率率居中間有隊隊十二步後十步卒三而有裨騎千而有帥帥居中八卒環之千分八卒帥統其零外列八輩而奇圍於中是爲一旅旅隊間三十步後二十步

三旅而爲師。師三而爲軍。軍有將軍萬騎。輕鐵五千。握奇如旅法中爲中師。左左師。右右師。各三分之一。前爲提擊。中爲閃衝。後爲飛陷。夫然後方圓以神。行綴不替。左右右左。後前前後。敵向爲首。八邊俱救。覷其輕虛。伺其便隙。閃衝衝之。飛陷陷之。遇變而分。搜利而合。雖斷爲陣。雖驟成行。自出自入。天下莫當。

步陳章第十五

步卒之當。伍馬兩車。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三兩爲隊。三隊爲列。三列爲卒。三卒爲旅。三旅爲師。三師爲軍。吏道皆如騎旅。弗奇其位。方十五步。而畫兩。贊騎者八馬。當一兩。列

爲二駟其位亦如之其兵長居前短佐之其行疎可齊及也其勢密可鼓氣也騎居中相敵以制變其合以正勝以奇也旣陣角一聲隊散而兩齊去後兩以五步兵及三聲皆坐軒兵以虞乃鼓之呼擊以進十步則復兩騎視麾而張翼常陣聞鼓中軍中道出左右陣輔出後略陣出三出三入去敵無及五十步以御猝然後形以邀其來機以導其隙斯戰之節也其敗車騎者必得地利次修具而明法縱伍牌爲長戚氏之良也戚氏方牌中銃子者三十步洞五十步仆授兵未宜且束伍而不能庇伍也參其制令長負牌輔烏銃翼矛牌遂背之陣肩之駐而坐進步聞鼓銃

矛隨牌。銃熱而牌退。伍更牌制高六尺。廣四尺五寸。左右各開櫺方四寸。牌三層合之。層榦皆厚寸。內層榦檀。餘以杉。外層施篾。張布裡。着以垢髮。剉絲雜潤物。團之如彈。密置再重。表蒙布。采之中層空。以繩繫布條長五寸。虛懸。十枕內層表蒙牛皮裡。健枕繫韋鼻。三榦上下皆分鑿二寸。以環束之。銃子入采布。附潤而煨。中層空。拂懸布。子力莫注。則不能攻皮。已采布柔。不受子力。則負人不毘。已凡教步。擇場方千二百步。縱分爲四。一縱橫。畫界如棋枰。縱界赤。橫界堊。步跬墨。一界縱而不橫。一界橫而不縱。一無界。一鼓跬。一鼓步。一鼓二聲趨。一鼓二枹走。一鉦止。一鉦二

聲退麾則移卒皆甲負其足齊進之橫界以觀其縱進之縱界以觀其橫進之無界以練其準既習無界進之陂陀險阻以習其變足變既習乃教手技車騎皆準是

五地章第十六

因地制宜操於陣形陣形轉移本於隊數隊數分合始於伍法是故不修伍法不可以分隊不習隊數不可以合陣不閑陣形不可以制勝伍法伍人爲伍名籍其一符一收於卒率一收於伍長五伍爲兩名籍其一符一收於旅師一收於兩長凡伍中一人爲長左右爲輔次左右爲翼教法先五人平列次輔前一步半次長前三步次翼斂爲魚

賈合之兩五伍各以位並於前行謂之兩齊其他變皆如
伍法騎參法亦如之隊數傳鈴伐隊鼓植方色幡軍各視
其幡色三隊合則鼓二六隊合則鼓四九隊合則鼓六傳
鈴聲隊鉦則散復隊其數亦如之散合既習然後示麾是
故方陣主陣也伐鼓舉白旗則爲圓陣方卒環於外陣奇
方於中金腹土也伐鼓舉黑旗則爲曲陣形散如撒星勢
聚如張箕水母金也伐鼓舉蒼旗則爲直陣縱分三橫木
母水而子火也伐鼓舉赤旗則爲銳陣勢如燎原形如列
炬穎行以差後密而前疎焰升於上土成於下也伐鼓舉
黃旗則返方陣五地之形也以生序剋五行之用也堅伍

土陣也乘隙水陣也陷堅火陣也齊及金陣也要截木陣也五行之推也九陣之變其正各有五行更知變士知陣是以觸處爲首而可使如率然也四正爲實四隅爲虛交分其四之一而設八寄四時而乘四方之義也其聚散以辰旃旃植而聚弊而散揮指而前。

附次壻楊傳第後序

字汀蘆江蘇陽湖人

傳第幼學時卽聞外舅慎伯先生之名云年方成童成兩淵一書總攝權家沙場老將皆歎爲精妙至道光甲辰得締姻乙巳三月傳第爲館甥日侍先生秋間先生集錄生平著述付排印傳第幸與校勘之役乃得讀兩

淵面質要領先生曰兵機莫神於左氏兵事莫備於通典其專以兵名家者古書六種後世則雷同勦說而已先生年弱冠明文毅公督川楚師客延先生嘗問兵要先生曰三字而已再申以四字則盡之已文毅曰何謂也先生曰三字者近人情四字者不難爲人蓋人以爲難則事不立苦其難則心不附傳第侍先生八閱月見其行已接物無不依於此七字者間從前錢獻之先生見兩淵謂先生曰書雖兵家言然非深於禮教者不辦此此書乃通古先王制作之源以養人非攻於後世變詐之術以戕人者則殆於知先生矣又聞翰風先生錄

兩淵寄都中質臯文先生臯文先生欲注之兩年而卒不成則其精醇斷非淺學所能窺測姑就所聞於先生者撮其要爲後序非能有所發明志在爲驥尾之附蠅而已。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允矣其言之也夫君子問思患於未萌防隙於未作是以興周之制六德以時合教九伐列於司馬示國不忘亂民不忘戰也及夫承平日久人恥干戈而保邦興刺思韎韜以作師魚藻見微刺那居之在鎬其垂戒昭昭然矣太公遺教則有神韜六十篇其言先內而

後外至論軍形勢窮困者亟矣。顧皆有勝策焉。可不謂善哉。兵家宗祖未虛耳。夷吾穰苴以匹夫相繼用。齊通太公之術。修司馬之法。威立當世。名傳到今。善夫史氏之言也。閔廓深遠。三代之征伐。未能竟其義。吳子迪君以富教黃石。乃原於道德。孫武明勢。奇正相生。虛實相激。枹端之論。其亦宜矣。夫兵無仁義不立。無權詐不行。善之者。交濟互施。如膠在漆。三子條策。斯尤神者乎。尉君之論。理官有味哉。有刑以伐之。德以守之。讀其分塞。經卒東伍。攻權兵教。兵令較他家。詳愷焉。世儒鼓其無稽。且謂殺戮已甚。將嘔啞如老婦。乃稱良將耶。夫兵

期制勝勝在不窮是故荆尸作而辟楚方行徹行泊而
強晉梟視荀吳五陣太原入晉馬隆偏廂乃啟涼州然
田單火牛立國智伯水堰滅家唯人所用之而已大都
古未必宜法於今今當推意於古且古人陳言多祕兩
淵者體神武不殺之機通稽智無敗之事以尙象必覈
用以任勢無簡民知威力之勝深法巧之權斯以間古
今而詳以斯著者耶嗚呼止戈爲武戒弛也與非助崇
黷也先民有言勝忌數將忌世可不慎哉

蕭何功第一論

帝王之起也必萃羣材而羣材之輸力也又必有一人焉

主持其成敗得失之故其關係之大機樞之捷非深明於立國本政者不與知非如攻城略地斬將搃旗之顯赫衆人耳目間也昔漢高祖既滅項氏大封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諸將不服高祖喻以人狗之說及論位次諸臣又首推曹參鄂千秋以何素守關中遣軍補遺給食不乏爲功在萬世然後何爲第一之論定高祖嘗論三傑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鎮國家安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似高祖之意亦首良而次何史公謂良從容言上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皆不著似史公之意亦以漢之存亡繫之

良又比信於周召太公而齒何之烈於閔散則又以何居
信後然則高祖之心欲何第一者其果以何爲故人而私
之乎吾嘗觀項氏旣得天下而卒失之者而知何之功在
漢廷爲最盛也項羽暴戾滅秦所擊者破所當者服初入
關幾危高祖及軍滎陽侵奪甬道相守廣武漢軍屢敗當
漢王乘虛劫五諸侯兵破彭城奪其根本衆盛至五十六
萬而項王以三萬人奔回擊之一日幾盡及劃鴻溝東歸
漢兵追之又大敗雖垓下諸侯皆會然猶敗信兵是信雖
善戰尙非項王敵而知項氏之不滅於信也夫項羽擊齊
漢王遂得以入彭城是項羽無謹守管籥如何者也故淮

陰乞三萬人破魏趙燕齊以絕楚糧道彭越數反梁地與劉賈抄絕楚糧項王內無可以托國之良臣懸軍深入八九百里迫於險阻不能進兵雖屢勝而力疲食少是以漢王得乘倣以破之假使項王有治內之臣肘腋有備輜重相繼則進可以兼并退亦不至於敗亡矣高祖獨懷遠慮以全秦委何兵雖屢敗於外而內顧無憂養鋒待時以暇制急是故漢無良信固未必能削平天下若無何儲兵時糧以濟困乏則一敗不可復振人乘其虛不惟良之智信之勇未必有成卽關中之地安能保乎楚之敗也如彼漢之興也如此則信乎何功在萬世矣淮陰陳兵擊趙廣武

君說陳餘曰韓信糧食在後願得奇兵絕其輜重龍且救楚或曰漢兵鋒不可當深壁待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故深知兵者未有不以糧道爲先則何之安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是非惟善治國也其於治兵亦非身被七十創者所可比擬矣然高祖之折諸將也以何之功爲發蹤指示余謂良常畫奇策庶足當此雖韓信亦在指使之中以頌何守關之功固爲不稱然而何之功無可與比者固不必藉高祖之言以增重也

蒯通論

世人多言漢高帝殺戮功臣余觀高帝之不殺蒯通而決

其不然也以雍齒之夙怨而先加封盧縮叛後且欲待病
瘥入謝黥布陳豨之反也雖親征而皆就戮於諸將所最
畏忌者淮陰以僞遊禽之降爲侯而處長安彭越有罪赦
爲庶人而遷之是其無意於殺也明甚其卒也皆死於呂
后之手而世率以爲高帝罪過矣難者曰以韓彭死於呂
后目可明高帝之不戮功臣何必決之不殺蒯通乎應之
曰通勸信反其罪宜死卽云各爲其主又非季布欒布貫
高田叔等比也高帝之所以不殺者念功也淮陰引兵至
齊漢已遣酈生下齊信欲止通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
使下齊有詔止將軍乎何以毋行信從之遂擊破齊齊烹

酈生論者常以酈生之烹爲淮陰罪卽史公亦謂通亂齊
驕淮陰其卒也亡此兩人是亦未以通爲漢之功臣也昔
高祖至武關酈生以利啖秦將說下之留侯以爲特其將
欲降不如乘懈擊之遂破關入秦項王旣割鴻溝引兵而
東留侯又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則善謀兵者固未嘗拘
牽小義小信也假以酈生說下之故而止兵當漢王困京
索之間齊近在楚之肘腋其有不反漢爲楚者乎漢王以
五諸侯兵入彭城一敗盡反漢爲楚是其前事矣况淮陰
旣破齊又破楚兵二十萬殺龍且骨鯁之將及武涉之說
不行楚必分重兵以備齊當龍且大敗之後又分兵備齊

此楚之所以兵少食盡而有垓下之敗亡也故淮陰破齊
乃楚漢存亡之關而其策決之於通故通之爲功於漢甚
大難者又曰淮陰不擊齊必引兵至滎陽廣武之間與項
王決雌雄漢王得淮陰助未必不勝項王何必襲齊乃成
勝勢哉應之曰項王兵少食盡解而東歸漢王食甚盛追
之而又大敗及韓彭皆會垓下而項王擊淮陰齊兵仍郤
是淮陰雖善戰非項王敵也况益之以龍且二十萬之衆
而又無強齊議其後乎故通之功唯高帝深知之矣然而
呂后必誅淮陰彭越者何也蓋高帝舊將如張良陳平等
皆文吏自愛周勃樊噲事呂后日久唯淮陰自楚入漢未

幾卽南面而王彭越雖數反梁地然自以兵屬爲魏相
此其位高才雄斷不甘爲呂后用呂后爲人剛毅其稱制
之心在高帝時已具夫高帝呂后皆天授高帝封吳王漢
知其應東南五十年後志反氣告呂后以相王陵陳平後
非汝所知然則呂后豈不能知高帝之未能久臨宇內乎
呂后自知不能得韓彭必爲異日薙祿之憂且非及高帝
在時死不再制故以計免鋤之托名爲劉寶以爲呂氏樹
威使人知所趨向也觀孝惠崩而哭不哀是其于劉氏可
知故明允用董之論爲得矣高帝歌大風思猛士及白馬
之盟與廷臣歃血非心懼呂氏之變而何是故心偉通勸

襲齊之功而借路夫吠堯之說置其從憑相背之罪以時
言之則高帝之不戮功臣也明矣

魯志林後

坡公晚年志林文十五篇機杼獨出下筆矯變有神力其
論始皇使扶蘇監蒙恬兵於北邊而在蒙毅侍帷幄以制
內外輕重之勢策李斯聞趙高耶說即陳六師而斬之以
爲德於扶蘇與蒙氏譏始皇使智勇辨力之徒失職以速
秦亡數事皆洞悉機權爲自來策士學識之所不及徒謂
范增當以殺卿子冠軍時去推義帝爲天下之賢主增之
所與同禍福數百年佔畢之士驚嘆塊璋尊爲定論予竊

以爲不然。史稱增年七十餘，素好奇計。方其從項梁於薛，進立楚後之策，以收故楚蠡起諸老將之心。梁聽而推求，懷王孫心於民間，從民望號爲懷王。然梁自號武信君，以五縣封陳嬰，使爲上柱國。輔懷王居盱眙，及羽主約，乃云懷王爲吾家所假立耳，非有功伐。其君臣之間可知。故懷王深恐虛名未可久居，欲鋤項氏而無其地。會梁敗沒項羽，恐沛公呂臣共引軍東還彭城。懷王卽乘勢并將羽與呂臣軍，而用呂臣父子居樞要。沛公使長碭郡將其兵，以深結之。又知宋義前諫，梁不見聽，而使之於有隙之齊。是其於項氏無恩，擢重任，加顯號，使盡督諸別將北救趙。

使羽爲之次以止其西行又恐義初爲上將不能獨制羽以增前定策有深德於已而羽之亞父也使參立以折其桀驁而獨遣沛公西行以秦勁兵悉在河北楚旣以重兵駐河南與趙爲聲援綴秦軍則沛公得以乘虛略地而廣楚圍又使其勢足以抗項氏故義之留安陽四十六日而遣其子襄相齊以樹援者卽懷王所召與計事而大說者也增窺見至隱故嗾羽矯斬義而率諸將立羽爲假上將軍以必擊秦而存趙以收諸侯之權而成項氏之霸業不然義旣被羽斬諸別將前屬上將唯增以未將與羽比肩豈立楚者將軍家今將軍誅敵之言非增出而且誰出哉

予謂羽之初知名也以斬會稽守逄其盛也以斬上將軍
義然斬通梁使之斬義增使之梁之使羽斬通也徵於可
取而代之言之壯增之使羽斬義也徵於拔劍斬通之行
有決及不忍鴻門而增遂有吾屬爲虜之嘆矣蓋增之去
志決如此而勢有不可耳至坡公謂項氏之興也以立懷
王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則尤非事實懷王以丙申一
月尊爲義帝二月徙都江南十月衡山王臨江王擊殺之
江中是年四月諸侯各罷戲下之國而八月漢王已還定
三秦二年河南王申陽魏王豹已降韓王昌殷玉卬已破
漢前後收其地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河內諸

郡及三月至洛陽新城始以三老董公言爲義帝發喪遂
部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彭越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
是果縞素之義師耶不數日羽以兵三萬擠漢於淮水而
諸侯復背漢與楚則諸侯之不以義帝故叛西楚也明甚
且臨江王敖身爲懷王柱國而與衡山王芮親擊義帝九
江王布遣將追殺之郴縣而漢首遣客招布號爲武王卒
封之淮南芮則徙封長沙爲義帝報仇者當如是乎敖死
子驩嗣及羽敗驩與漢將靳黈廬綰相距數月乃降虜致
雒陽而殺之史記言驩爲項羽叛漢者得其情矣當梁初
渡江止精兵八千西至東陽而陳嬰屬渡淮而黔布蒲將

軍屬兵衆遂至七萬至彭城擊秦嘉走景駒降其軍至薛而沛公亦來附合衆十餘萬其勢已張徒爲陳勝敗固當之言所劫乃立懷王繼大破秦軍於東阿又破之濮陽羽與沛公又別破秦軍於雒斬三川守李繇而梁旋敗沒是其興也亦無與懷王之立自楚懷王客死距梁起已九十一年增之主也後懷王遠甚董公爲新城三老與義帝又非有一日之分也是其爲說皆短長家之出奇進身者耳世儒不察齒於經義予故按其時勢情事疏通本末而具說之。

書東坡鼂錯論後

鼂錯議削七國七國以反袁盎譖之景帝誅錯蘇子論之
曰錯欲居守而使景帝自將擇處至安故天子不說姦臣
得乘其隙錯之自全乃以自禍然錯上書言削七國事卽
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速而禍小是七國之反錯
早知之矣錯父以責讓多怨告錯而錯答以不如是天子
不尊宗廟不安夫彼既不避衆怨以尊天子而安宗廟則
其不欲自安亦明矣且夫七國之反也天下騏驎京師震
動當是時將百萬之衆出關以征吳楚非堅忍不拔之士
固不能任然埽境出師撫虛空之都城御羣臣安黎庶籌
隨糧非忠臣智士而素親信者又孰能當此任乎故居守

與出將其重均也錯以文學爲掌故洵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文帝雖奇其材位不過中大夫景帝卽位乃驟貴軍旅之事故生平所未習也夫以留侯長於軍旅然未嘗特將淮陰之善兵尙云非素能拊循士大夫而出背水陳使人自爲戰乃有功人各有能有不能錯固不敢自信景帝雖親用錯又豈肯以兵柄爲嘗試哉昔淮南王布謂高帝老必不能自將乃反旣而高祖欲使太子將四皓曰太子將嘗與上定天下之一將猶以羊將狼不肯盡力以故高祖卒自將而布成禽錯爲景帝所聽幸在廷之臣皆與錯忤卽賢如竇嬰亦與錯異議其誰肯爲盡力者厥後條

侯以絳侯子深知兵猶以梁委吳絕吳糧道然後敢乘其
敝又曾吳王不聽田祿伯桓將軍計是以有功則蘇子所
謂錯自將擊吳楚未必無功之言亦臆說非事實明矣故
錯欲使天子將者正欲以天子制諸將使各盡力且使吳
楚聞聲心惕也彼景帝者苟能如高祖自將以定淮南則
羣臣捍牧圉於外錯守社稷於內庶幾可以百全耳然則
蘇子之論未足以服錯矣然而七國之反吳爲首禍吳之
反謀因皇太子提殺吳太子而始造皇太子者景帝也以
錯之親幸誠以先王之道朝夕獻納使景帝持大體親骨
肉以塞瑕釁則諸侯方共戴之不暇又安有從吳王爲逆

者哉惟其所學在刑名刻覈之術專以削國爲計而又舉
之太驟諸侯見侵削無已卽使錯爲吳楚謀亦必有不能
自安者况以吳之國富兵強懷不軌者數十年而錯與以
稱兵之名有不假誅錯以起者乎而錯反欲因以治盜故
使盜出生入死間以急譏是則史公所謂變古亂常爲之
不以漸者盡之矣夫以周公之親而且聖成王猶疑於流
言况錯不預定濟難之策而輕發難端七國同叛景帝有
不搖惑者哉不然帝素親錯安得以盜一言而遽加族誅
耶然而錯之進用也以術數教皇太子景帝自爲太子時
已守其教故其誅錯也使中尉召錯紹載轎而錯殊不

知然則錯之所以自禍者乃卽其所以自進者歟

書權書十後

老蘇論項籍戰於鉅鹿爲慮不長量不大實北垓下之死以爲宜急引軍趨秦及鋒用之而引田忌救趙疾趨大梁已事以爲說又以亡秦之守與沛公之守沛公之攻與項王之攻較善否而決其必可入關吾按時度勢知其爲書生遊談無當事實也當二世之初天下士崩故以陳王之猜虐周文之庸妄而殺守尉令丞以應者千里相望不數月遂率眾數十萬入關軍戲下時秦幾亡然章邯請赦驪山刑徒授兵以擊文三戰遂斬於澠池又敗田臧於敖倉

破李歸於滎陽走鄧說於郟五逢於許又擊破房君張賀
遂殺陳王於城父滅魏王咎於臨濟而項梁繼起最知名
邯旣屢勝又得欣翳益兵之助遂破殺梁於定陶乘勝渡
河擊趙襲其故都圍之於鉅鹿於是鄴縣舊爲諸侯徇下
者皆復爲秦城守以沛公項羽之善攻戰至不能下外黃
陳留而謂羽引兵徑西爲必可入關乎夫田忌以強齊與
魏接壤其時魏境不及千里四面爲戰國故重兵在外而
強隣直侵國都其勢不得不釋趙至秦楚之際諸侯皆新
造當漢王入關之後秦所亡失至夥矣而富尙十倍天下
及漢王與楚相持京索間數破敗蕭何遺關中未附輒以

大振而老蘇以齊魏爲比謂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者然
矣况沛公之得人關也實藉勢於鉅鹿稽其奉懷王命而
西也以二世三年十月羽以十一月矯殺卿子冠軍十二
月大破秦軍鉅鹿下端月虜王離沛公乃引兵西至昌邑
合彭越軍攻秦軍戰仍不利還至栗并剛武侯軍又合魏
將皇欣武蒲軍攻昌邑仍不拔二月羽又攻章邯邯軍卻
於是秦河北之軍盡大敗沛公乃能襲陳留取積粟連破
秦將楊熊軍屠穎陽畧韓地破南陽守齧於犇東六月邯
約降未定而羽遣蒲將軍急擊再破之又自擊大破之七
月章邯降南陽守齧乃以宛下沛公而趙高作亂爲弒逆

然沛公猶四戰而後得至灞上故沛公自謂將軍戰河北
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者非飾言也况邯雖前
後十餘敗而吏卒尙二十餘萬皆續發秦之銳士非初將
刑徒之比泣言趙高明其降非力屈也且邯之用兵略與
羽同非羽固莫可當邯者當項梁旣破懷王本虛名無足
重輕唯張耳陳餘最賢恐安集稍久得以距河自固故以
別軍夾壁於城陽杠里以收梁威楚而自以大軍擊破趙
張耳奉王歇棄都走保鉅鹿而陳餘收常山兵數萬與諸
侯救兵俱壁鉅鹿北莫敢縱故邯使別將王離涉間圍鉅
鹿而自軍其南挾重勢以制諸侯之師羽之戰鉅鹿也先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二萬渡河戰數有利乃引大軍從之
用當陽君以少敗衆之鋒而大軍藉勢追壓圍王離絕甬
道遮斷章邯之大軍使王離腹背受敵犯偏而攻瑕故功
必成故邯乘屢勝之威而不縱大軍擊鉅鹿北之十餘壁
羽持必死之志而不犯邯軍於棘原者凡以兵機之變爭
於俄頃非極持重則倉猝或生得失也果如老蘇所言急
引兵西秦當迭勝之後士氣百倍梁韓之郊名都十數徑
西則堅城議其後攻城則力不能拔而鉅鹿去彭城僅數
百里邯留他將持趙而選鋒急走彭城所謂鯨據虎穴博
其子虎返而碎於羆者喻此乃爲切當耳然羽自破秦軍

於鉅鹿諸侯盡屬又降邯於殷墟距函谷僅千里乘勝遂
前則八關仍先於沛公兵法曰得車十乘以上車雜而乘
之卒善而養之是謂戰勝而益強又曰兵聞拙速不聞巧
久然則羽之喜兵法而不肯竟學者乃天之所以爲賢者
驅除難與

男誠孫希龐希蘭校字

家丞曾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四

齊民四術卷第十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兵二

練鄉兵對

嘉慶丁巳季秋既望世臣謁大興朱冢宰於皖江節署冢宰喟然曰楚豫匪勢猖獗糜爛人民安徽西接黃州北邊固始勢若處堂吾子亦有萬全之策可近護桑梓而遠戢妖氛者乎世臣對曰爲政之道先戒爲寶冢宰戒之矣觀今之勢不强民而令不擾民而強者莫若練鄉兵冢宰曰今勢極苦無食支銷不能募捐莫應則鄉兵之練費將焉

出世臣曰。川楚初招鄉勇。人日給錢二百。摧鋒有績。世臣則竊笑之。卒有新野竹谿之役者。勢然也。今仿行其法。卽多募義急公之士。捐餉數十百萬。以招集無賴。散處鄉邑。世臣恐練之未成。而安徽已亂也。行世臣之法。匝月間。安徽費不及銀三十萬。可得勝兵五十萬。冢宰曰。甚哉。吾子說之奇。而震人也。果鑿鑿可行。老夫願從爾後也。世臣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不忠不智。皆世臣所不敢出。且邱墓之邦。冢宰爲之棟棟之隆。世臣所庇也。竊惟鄉兵之練也。上下均其利。乃利則未收。而先已不勝。夫害者。則以制之。未得其術也。昌黎之言。利詳矣。而未睹其害。趙

完壁五擾之說止見一偏夫必盡知其病者乃能收其利蓋民無所餌則不應命人給以糧則不繼其病一籍農爲兵勢不能集城而教習迨揀閱技仗鈍弱罰不可勝罰勝則激其病二強梁之徒授以兇械欺凌爭鬪滋生獄訟其病三其率長總領兵衆挾持官吏短長少不稱意則橫呼狂嘯桀驁難馴其病四汙吏激之奸民煽之或至不測其病五爲寇集衆鹵莽撥調彼旣無所顧戀遇敵輒潰其病六寇賊旣戢鄉兵當罷不能歸業善後爲難其病七慮茲收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江皖民多勁愷慤直好氣矜

鮮有詭黠不可馴馭之輩。宜明飭守令，實力奉行後法。課績視爲殿最，令下州縣於文到五日內，卽行詳切示諭。十日外，卽自備日需，減從下鄉乘馬習勞，以身先衆，喚集附近各村知事，衿耆爲人推重者，賜坐與食，面行愷宣盜賊之害，團結之利，使衆庶曉然共信。官長爲民籌畫保全之至計，而無調遣陣鬪之患。嘗見村莊延教師演拳棒子弟無不踴躍，旁觀亦見獵心喜，而同演習者，其患難救援不啻手足。况乎官爲置師以懲慝，其前又隣有寇氛，以怵惕其後而不欣然從事者乎。巡鄉時，一面給門牌查戶口，略改十家爲甲之法，以二十五丁爲一甲。其業儒及行賈者

不與立其素爲衆服者爲甲首甲卅成乃議派兵古法三
丁抽一今州縣十六以上五十以下之丁壯常過十萬五
而派一則邑可二萬人家有六丁則正派一人餘與別戶
合派戶一二丁者并戶派人輪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
置長揀甲首點充兼督教閱不附兵額憂患相卹善惡相
保同兩人素有仇怨長爲解之坊郭工商一律編派兵法
四兩爲卒鄉兵若置卒長恐聚人較多難制故相卹相保
至兩而止二兩一師令擇兵之能者或武生及邑之有材
技者充當優給餼食於農暇教以技仗步伍器械用長槍
倭刀腰弩就材分習齊眉棍令皆習之壽蒙平原近賊烽

處加習竹箒狼先鳥鎗過山鳥一切火藥器具仍禁民家
不得藏造穎鳳廬六家有器械他處官酌造給費不敷則
用纏竹鎗合竹弓柳條箭貧富必均其役古富者出財貧
者出力之說斷不可用其有好義願輸備兵需者從優獎
勵不願者不强各兩彙冊呈令令據總冊割爲幾鄉鄉合
兵千餘人於各鄉度曠地爲演武場每季就閱清冊內但
記家長姓名其丁多當出兵兩名者兩行記名下少與他
戶合派一兵者兩名並記一行其家願隨師學習者皆聽
值季輪派應閱之人兩長臨操呈單備點閱後於清冊原
名下注云某季某人應閱暗記其能否以備查核每單止

二十五人兩長可以立辨其師之名則注於每兩之冊端閱時不精技仗坐師不遵約束坐長優等多者師與長有賞凡令下鄉閱兵甲日閱子鄉發丑鄉牌乙日閱丑鄉發寅鄉牌鄉里既無驛騷又使人莫測定期平時不致怠廢閱法比營卒賞差厚罰差薄行之必信其兇橫滋事爲民物害者兩長白於閱時據律重懲知情而長不白事發減二等坐之間有拔衆之能數閱後卽申請褒異拔於營標効用以明收材力之益陰除鷙悍之害且各州縣俱有豪在大府籍有急易以聯屬閱畢照文課例榜示優等於鄉蓋兵有常數而無常人則無逃籍與無事而食之弊而有

人皆習兵，兵皆可用之效。又仿古更樓之法，增損之。每二
兩而聯一更，更各植高竿一，使可揭燈。夜以五人執仗擊
柝巡之。度地形，使數更聯爲一會。夜有盜賊，卽懸燈擊鑼。
下更應聲，則起賊處止擊。下更望燈，卽應懸。如法直巡人
分守隘路。賊就執，則某處先落燈。餘以次落。見燈聞鑼而
不應，同會議定罰例。戲以驚人者，罰出合會。巡夜酒麪燈
油錢部勒粗，就則議割兩爲里約。以百家立衆，推知事者
爲里長，舉行保甲鄉約各令典，并仿古義倉之制。諭同里
隨力輸成公堂，以備脩添器械。令閱兩載之後，守於仲冬
就縣一閱，賞罰揀擢，法皆如令。并責令成甲日下，諭各鄉。

使丙日來閱戍日卽返人往來三日公堂給費二百四十文每里所需歲不過錢三十千文捐公自利不經吏手勸諭應不甚難也公費漸多則勸貯粟糶糶備災歉皆里長主其事而令稽其籍封疆大吏時差親信人員廉察守令勤惰於大計外劾薦其尤以示勸懲夫家結爲伍伍結爲兩比戶相爲保卹雖無賴羣橫所向而皆遇其敵流匪聞風勢必遠竄來則人自爲戰據阨拒之易易耳本境苟有稂莠則無所得而必成擒又可以默消覬覦相率改過以自崇正業是故農事不廢而鄉里日睦追胥漸息而教化可行也永守不隳治道在是更無容憂罷散矣夫民習戰

鬪則心能自固而流言不能以搖惑。練有法制則人皆遵節而烏合不至於放縱。計一載造冊獎賞之費於官者若干而什伍知方。城郭不露若網在綱。唯吾指使七病盡去。收利無窮。雖古之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者。亦不出此矣。且城者所以守地。郊鄙雖入保得全而室家無復舊境。况今城中類皆稠密。一旦有警則唯坐視鄉民之流離顛沛而莫能爲策。如何其不早立苞桑之計也哉。安徽現屬平靖尙可及也。近乃調兵遠戍使齊民驚恐。奸民得肆其詭言。毋乃爲非計乎。然而教技仗嚴步伍不得其術。終亦無濟於實用。凡一切製器及鄉政條教。茲皆未及詳。

唯豕宰察訓之豕宰曰善吾子老其材充其氣以儲大用。洛陽年少不足多矣世臣謝不敏而退越二日豕宰命筆爲書以獻卒爲臬使所格不果行。

安江賊對

獻鄉兵議之明日豕宰曰斯事體大同官意見不諧非吾所辦也近皖境江面五百里水盜縱橫或言楚北停運水手滋擾或言安陸漢陽告急匪勢甚熾意欲遂東此其嚙矢舟商纜賈剽掠及身野渡村漁斗米斤鹽皆見攘奪兵奔巡江曾未遠城裂檄碎舟日常數輩斯事甚急子爲我策之世臣對曰楚運停已三載爲盜不俟今日匪果欲東

勢可直下。無須先聲。且潛匪入境。必約期分匿。待大股齊發。斷無漫肆小劫之理。此不過安漢難民流喘殘生耳。夫流民弱則丐。強則劫。自古爲然。今江面五百里。而水賊不下數千。措置或失。岌岌之勢也。以世臣之策行之。旬日間可不誅一人。而江賊自盡。且收以爲利。然進其愚忠。豈宰不能用也。安徽憂賊東下。共捐銀五萬兩。議招水軍而未決。夫投軍者皆無藉。丐且不習水。出江而伏。嘔者十三四。今江賊皆楚人。長於舟楫。慮無五十以上二十以下者。性剽氣悍。自兵興。應募充勇。見干戈習技仗。被賊奔流。進退無路。近日商艦結幫而行。日中而止。劫掠不便。故小舟

米鹽一切剽取亦足明其爲饑所驅非素習劫人者已今誠設重募於各口懸格愷諭招應水軍彼前得安生後遠死法其從令不待讀檄之畢也懷之以恩簡其強而知事者別爲哨長以領其屬派幹弁分轄教習萬一有警彼其父母妻子皆被匪毒其恨匪深入骨髓因其情而撫用之倍于常兵無容以楚人而疑有奸也此與招疍丐不習水者功利相百也冢宰曰善然安徽無戰艦人言每樓船一費五六千兩故招水軍歷三月而議未定行吾子之法江賊安誠可必或言不備戰艦猶無用也造之則費無出奈何對曰非唯費不支也亦日不暇給樓艦之制高二丈五

尺長十丈。櫓槽拍竿，非期不成。此古人侮亡之師，非應急之用也。今以意創分水龍百艘，艘用銀百五十兩耳。其制船底尖，兩頭銳如梭，度載人水痕所及，上五寸置轂，買船外着輪夾船，船二轂，輪員齒板，舟中發轂以足，如水車法。平捺棍出走圍，如太平船式，外垂板衛輪及水二寸，以藏行艦之機。上架單梁，葢牛皮幔，如木驢，以禦砲矢。旁開銃櫓，左右各置三子穿山鳥，一上屬之梁，入船巷而發，無不碎者。皮滑頂尖，不能鉤着，往來梭織，倏忽如飛，無桅倉不受風力，以輪分浪，極穩。其發飛鳳筒者，去幔筒增損古法，以竹圍四寸長尺四寸五寸，上去節炙取汗，令極圓平，礬

水浸透使不粘火取四層鐵落之薄而大者和潮腦松香斑毛膠爲小餅雜今花炮藥最上者實之人三筒高可十餘丈藥餅附物無不粘焚者得此截江雖精兵十萬不能飛渡也冢宰曰善世臣曰招安三數千人五萬之餉僅支七八月耳冢宰曰然如何世臣曰嘉慶紀年以來八卦門外新洲出水闊約三里長約十里大漲不沒洲頂其傍水深處不過二尺是可圍爲田也宜查明有無人報水影妄置歸公應招人今冬且使住營習規制及一切技仗不可遽勞致生惰獷之心開春正二月間春漲未至時出合圍洲分段督工隄厚一丈高五尺外侈清丈以方五畝爲畛

約可得田萬五千畝。人給一區。動借公帑無礙之項。優給牛種鋤耨。督令出屯。且洲勢抱城上游。實爲最要。興屯其上。尤得地利。成熟時。十分取二貯公。以備潦歲。給餉陸續。製備軍裝。一收之後。人有恆產。各懷安居。則善建不拔者矣。冢宰曰。善。翌日語長洲宋兵備。鎔曰。包生真奇才。其言應變不窮。確鑿無飾。說然老夫且夕且去此。未卽用也。兵備退。謂世臣曰。吾子說又不行矣。江賊吾責也。爲吾思其次。世臣曰。是有驅之而已。行吾法。十日內江亦可靖。賊船皆楚中雙飛燕。易辨。總計其人雖多。然分散港夾。曾無銜尾聯樞。至十艘者。每艘四五人。是大羣才三四十人耳。賊

畏死與人同舟小不耐風浪難挂江宿也宜飭本屬移書臬司轉飭江北州縣一體捐廉添捕移營勒兵協防但守港口不出巡江計五百里南北港夾可容船者不過四十餘處其十一州縣分之每邑止四五處每處漁船百數日輪十五船應用三人一船每縣兵役約二三人旬日費不過二百兩曾未足辦一宗盜案耳疊示張掛港口凡雙飛燕來不許入港違者捕擊彼必奔前港又不得入各覓便地暫宿不能聚集定謀又無可掠取必東下去安境矣若江蘇仿此行之當窘而入海耳庶幾下策之得也兵備從之不及半月江安二境舟行者俱無恙

籌楚邊對

嘉慶三年十月世臣應陳祭酒之招至湖北友人傳卧雲
言世臣知兵事有奇畧於湖北布政使祖公之望祖公枉
顧世臣詣答祖公延至密室屏侍者而告曰自嘉慶紀年
兵興楚北最爲糜爛賊烽近雖少遠然奸民伏莽隨處皆
是制軍防竹溪撫軍防巴東提軍防興山與秦蜀接壤之
處深巖密壑袤延千里節節立卡合計兵勇尙五六萬人
而昕夕驚恐流言日至從前招聚鄉勇節次裁撤數不下
二十餘萬鄖襄荆宜四郡或數十里無人煙裁撤之勇無
業可歸流徙攘竊在在可虞藩庫現存款不過五十萬連

扣存報銷軍需部費十七八萬尙不足七十萬各省調撥無餘司農幾於仰屋此間名爲省垣存兵不過數百人各郡邑或至不敷看守門管勢同火上厝薪焚如立至吾子亦有奇策可以保護疆域使之少安者乎世臣對曰智者常因敗以立功豈止少安而已乎今春二麥大熟漢口近在隔江存糧不下二千萬石有鐵行十三家鐵匠五千餘名又離商之所聚庫內存扣銀兩介公私之間是可動用閣下再作札致離商使截離商之課十數萬合銀三十萬兩以十萬兩買二麥以三萬派買鐵行之鐵督各匠晝夜趕造農器數十萬事約工價五萬一面通飭各州縣出示招

散勇之流亡者安爲資送前赴襄陽一面派委會帶鄉勇
爲衆所信服之文員前往度地熱插屯每屯相去以五七
里爲度使聲勢連絡無_論產及逃亡遺產每人給地二
三十畝農器二_三具糶_米日糧若干漫撒麥種卽就墟落
居住不必別搭棚屋若輩久經陣戰大率有膽力無家室
防兵爲其藩籬年底必可播種齊全正二月間稍集什伍
演習技藝以助防兵之氣其地荒已二年收成必倍比及
夏初賊匪探知麥熟并力豨突以逸待勞其勢必敗威聲
一振可以扼要設防漸減塹山之守一麥之後人各擁穀
數十石已有固志官運其半赴漢口糶賣爲置牛具秋後

酌收五分之一就近撥濟防兵口食卽在各兵應得糧餉內扣收以歸原款楚北行之有效秦蜀必相繼仿行各屯力足自守則兵可專意勦辦賊內不能耕外無可掠聚衆益多其勢愈蹙然後開以生路勦撫兼施芒盡霧消可翹足而待也祖公曰善囑條具六事上之兩湖總督景伯景伯以示襄陽知府知府問之曰楚北兵興三載動用錢糧六千萬將來不能報銷者約十之五均指此產以爲彌補今招集無賴以興屯田其成否旣不可知而報銷窒礙恐大府將受無窮之累也景伯以爲然遂駁其牘

說城

城以守地。臺以守城。築城而不足守。是勞民於無用之地也。俗儒無識。以兵爲忌。則城爲虛器矣。夫臺者。以實擊虛。故兵法曰。百樓不攻。樓左右十丈。長兵及百樓。則二千丈之城已。凡臺必出城丈五尺以上。或員或銳。無使露角。視城低丈許。曲級而下。虛牆齊城。使人不能攀越也。平開礮眼。間二尺而一。眼外方尺。內方尺五寸。平人目開外方七寸。內方尺。常以畫板如磚形蔽之。女牆下爲層級。高一尺。厚三尺。備坐。且爲固也。址上尺六寸。開堦濶二尺。內侈之。使人技可施。堦高如人厚一磚。城面廣丈二尺。以上每十堦。礮眼二石堆。四池。近者逼址。使游水無所施力。

遠者使可築垣施屯橋宜濶而短丈五尺以外人不能超而已城上下差以十四每高丈則外斂二尺五寸內斂尺五寸使漏水不能傷有傾朽不至坍塌槽址逼女牆飛簷外出可以縋引上下槽必六面前面平左右前角迤殺左右後角及後面平二面置扇徹軒下斜向外推之足以遠瞭收之足以自衛每門二柵必嚴啟閉居常不使人登望長官巡城入柵卽閉不得縱人隨觀以備不虞所見城以百數平原則荊州爲善倚山傍水則武昌東流亦名哲之址至拙莫如江寧宜其一傳而革也堪輿之理信矣明祖見鍾山西麓止太平門門北蔣王廟一帶山岡悉直齒

奔江濱乃翻身南行逆上至北郭出與獅子山交牙雖環抱完固然低小恐江風灌腦故別築紫禁城於鍾山正南而廣舊城至獅子山以截江路自以爲形勢理氣兩得之矣不知繞江諸山較鍾山不及半而視北極閣則倍高六朝官殿當北極閣之前西岸老龍山環抱恰好並不受江風侵劫其所以不久易姓者以鍾山火盛鑠金故耳而明祖反依鍾山以築宮殿鍾山高絕諸山火未轉化江風正劫其頂豈不悖哉又城廣至周五十餘里且週環不設臺榭更番乘城及分段策應其須五六萬人運石送飯在其外又堰白河下關二口則迤南半城懸釜而炊且峻過六

丈孱矢石之力。築眼僅能徑尺。堞下五尺。高掩人肩。又何
謬也。若北據後湖。東包覆舟山。西包百子亭。南據內橋。毀
南唐舊城。復秦淮故道。則南自桃花塢。以西北自城坊門。
以東皆吾亭障矣。又據北郭山。西南迤至獅子山。爲倉城。
以便運道。而截江路。遷句容。治於龍潭。以聯京口。分設縣。
治于仙人磯。三山營之間。以接歷陽。則固圻輔之道也。乃
以都城倚江。自防。東南空地皆二百里。故兵自淮來者。亂
洪澤湖。出明光集。徇橋頭。則牛渚失險。下邳溝趨眞州。出
沙漫州。則京口無隘。亂高郵湖。徇六合。出浦口。則都城自
戰矣。外失指臂之形。內失固守之勢。豈有倖歟。凡築城當

擇張山食水之處，則洋寬土厚，水曲流暢，後山豐坦，左右環抱，則生人忠信而富饒，斯可守也。若前後俱有高山，中間平原者，是名囚垣，不可用。凡城後有山，宜跨分水以爲固。城前有山，近者徇麓曲折爲垣，遠宜在三四里外，斷要途爲亭障。若後山虛出，則瞰城失勢。前山壓城，是爲敵築堙也，皆不可守。其高巖環繞，周匝者，於隘口累石爲關，以資啟閉，不必建城。凡平洋築城，必凹凸環顧，殺轉勾繞，兩凸之間，穿山鳥力所及，又相直也。凹處按步加敵臺，以聯之。凸者皆內狹而直，外濶而員，如人鼻形。月城傍直狹處，兩面開之，則敵不能焚門矣。礮眼必量火路，以便照星。其

地勢高下不齊以滾水壩堰水爲滄者必築直臺壓堰跨壩出水則敵不能奪壩決滄且資左右策應也凡作磚法長尺四寸濶七寸厚三寸五分用浙米水煮沸和泥日下模而陰乾之斷性燒青必煮凡築錯砌下土按層三磚而一築以糯米薄粥雜和之外板差以勻使磚與土牽互如一則盡善矣寧小毋大寧卑毋峻以高城之力浚深廣池有餘而功倍之莫要於此矣

郡縣戎政

說儲下篇之二

知縣檢圖巡境必先明要害控御之地間徑出入之所凡我據其地而賊不得過者爲要地我據其地而左右可過

之地賊不敢過懼我抄截其後者爲害地不明間徑則要害之險失已宜繪總圖將要害間徑貼說詳切知府同

今屯田虛名官田實皆民間賣買過業過糧不可追詰藩司當飭各縣查荒蕪平田地塌無主無糧山場沿河可隄平塌其二千畝以下卽屬該縣酌輸墾以裕公費三千畝以上歸屯仍留近城一千畝畀縣知縣將現在充役差壯快三班人校挑擇其年四十五以下二十以上或力能舉二百斤及有手技者署役餘發歸業其無業可歸及願遷屯田者妥酌安置挑不及額者虛其缺以俟選補知府將現撥歸標兵丁照縣役挑例處分司標如之凡江河新

漲洲瀨皆歸公毋許奸民指報水影致滋爭鬪其傍水田地有冲塌者該長吏卽時檢明申報除科歲終咨部凡請遷與無業安置屯田者計口給荒田四畝其單丁則給八畝鋤種牛糧官給有差以收成一熟爲度督令樹藝畜牧成熟以爲世業惟不聽典賣絕者歸於官丁耗者歸於官其竹樹仍半給之歲收其租十之三以一分修兵械二分充公皆田二十畝而徵兵一人其單丁給八畝者則三年一輪上值該轄輪上時聽雇借與人耕種其以罪遷者一屯一值任撥調不爲世業其子入屯受田者除爲良用常人例凡標屯役法皆同五人中擇一心地明白應答周詳者

爲伍長廿五人擇一身長技高才能服衆者爲兩長每兩
擇置一師伍長給腰旗一面竿長三尺旗濶八寸長尺六
寸執仗兩長給背旗一面竿長五尺旗方二尺不執仗鼓
懸於肩搯枹腰一刀三兩爲隊隊長旗六尺左右各一人
不執仗分執鈺鼓長持鐸凡授仗四十以上習弓矢以下
習長鎗齊眉棍有差俱帶倭單刀一口徧習其法仍教授
石前後平俯以重一斤以上去土丈命中爲度凡屯皆
擇地種柘白楊毛竹苦竹桂竹有差縣亦如之其土地所
宜及樹藝法詳農政以十一月斬爲仗柘條直而性堅忍
且易長中鎗棒弓幹約縣五百具桂竹于中伐月雨後斬

之和汁破爲四五不斷以羊腸裹之加及漆再重亞於白蠟凡鎗及宜利有脊濶徑寸而上下殺之長不過二寸重不過一兩竿宜頭軟腰硬尾粗又毛竹取其精者爲絲方二分二十莖爲骨加及以水竹篾纏之置池中浸一月取出以老油油透外纏毛竹篾緊簇一層浸油如前又纏約以徑握爲度浸油至五次則妙無比矣毛竹取精者兩片合弓幹如筋角法裡層較外層厚殺五分之二上下二層中皆畧抽薄加鐵胎嵌膠如法當弣處皮裹爲手握形如法兩頭以胎出骨外周匝裹之胎三濶兩狹弓兩頭各鑿一孔以精銅固束出環以牛筋爲弦以精銅鈞屬之以張

白楊苦竹皆可爲矢翎膠如法或以精銅裏鞘刻爲額以
上弦凡箭鏃以透甲錐爲妙鏃本可包桿末則無中堅食
鏃之弊鏃深入桿者約五寸桿中粗兩頭殺扣深沒弦三
之二箭以人之左臂自脇窩直量至中指出二寸爲度弓
以殼等箭畧讓鏃出寸爲度弓大者張弦去弛五寸小者
四寸半或竹弓皆炙去汗刮黃淨尤須兩頭節平上下紋
合乃合弓合就以生漆漆兩重凡弓重十斤者箭重八分
兩之一以此差之約縣弓百張矢千枝又爲弩百床苦竹
削銳其頭爲弩矢以粗糠同炒糠焦爲度再以沸油煎之
入堅而不折約萬枝凡仗力輕重皆爲三等縣屯皆以漸

籌造貯庫俟仗備凡得舉者皆給弓一矢十爲獎其行射

禮弓如今法縣二十張

號令旗鼓鉦喇叭唢囉

皆同鐸

鉦凡正行聲鉦一發喇叭吹擺蕩者令下營營成而鉦

發乃造飯再發吃飯三發拔營鼓發啟行正行間鉦一聲

喇叭吹天鷲聲者勒陣敲鉦選植麾

將旗也

則裨率授旗鼓

於輔而秉節以入陣中受令焉

令校則兩長入陣府校則隊長入陣皆執腰旗裨

長復其位聲鐸鼓則前唢囉發則噪鐸喇叭並發則執旗

者望麾所指而以已旗指之卒從方以前鐸喇叭鼓並發

則騎出鉦則止弊麾則坐弊麾復伐鼓植麾此轉陣也重

鉦則退營內無鉦而喇叭吹擺蕩者放樵汲無鉦而喇叭

吹天鷲聲者收入營陳內無銃而喇叭吹擺盪者放挑陳
無銃而喇叭吹天鷲者探報入而將更令也自令尉閱其
轄皆令習之凡旗之用一曰導其變有三曰植曰弊曰麾
其別自大將至伍長有差鼓之用二曰進曰鬪其異名曰
鞞用以令鼓其別自大將至兩長有差鈺之用二曰止曰
退其別自大將至隊長有差鐸之用一曰傳令將有令而
先申之以警耳也銃喇叭之用皆以發易號令也噓囉之
用二曰噪曰發騎其步伍營陳之法詳雄淵 較射掌號
引弓號聲絕而設聞鼓乃發違節者筈二十三箭不一中
者視之皆以五人同射一靶較弩灑同 凡城垣傾壞當

修築者法詳城說。府度宜畜牧之地一區與諸縣營屯合公養馬以充武備。濟公費嚴禁牧子殺賣授以牧法。法詳畜牧。

今教場直北設將臺南向臺左爲旗臺西向直南豎營門其闊也十人之長以皮插緄旗於背無方色手執烏銃立於伍人之前裨率皆會使吏請主將再返將乘大輿四人舁鎧從至營門衆夾道跪輿至旗臺降向東祭旗畢遂升將臺坐冬襲重裘熾炭於案右夏登座卽除涼帽後童執羽扇揮其後率各引兵一簇環場旁走遂北向自爲員陳無步伍以銃聲相屬爲度將臺右階一

率以紅旗霍霍揮之。旗臺前一吏持雙杓擊鼓聲無數。烏銃沓放烟焰迷茫頃陣中出鎗手數人鎗長不過六尺盤旋擊刺又出籐牌數人口交呼殺三合交人陳遂撤伍乃校銃箭械之精。竄靶之遠近放之遲速皆不問。惟聽鼓以記其中否而已。又一人連三四次唱名。應校將不知亦不問也。寒暑則令減數以爲恩。乃校長率以騎射。人箭一枝遂導引升輿去。衆跪送如初。推求其故。自明末迄今皆尙野戰。所謂大將仍一夫之用。其能選精勇數十百人爲親兵。名曰戈什哈。恃以陷堅嘗陣。則爲善者。其主帥但能不斷盜糧餉不行賄賂。請託有功。

者得收錄卽爲名將非有不可敗之節料敵先勝之智使三軍若使一人之武也專城之未經兵革者倚職牟利以操演爲具文老於行陣者尤視爲俳優角戲甚者謂古兵法不復可用故當跳梁小醜以力相角尙可倖成設遇有制之敵貪利者冒進而無繼畏難者苟退而疑衆堅瑕雜糅未有不一敗塗地者矣嘉慶己未夏予從明參贊入蜀至巴東校閱楚撫營防兵畢參贊曰吾子視此陣勢可謂嫻熟否余曰吳子有言將專主旗鼓耳夫教者所以習戰閱者所以驗教也今帥閱而無旗鼓何以爲兵參贊曰何謂也曰凡陣皆向敵則今日置

鼓之所正異日敵陣中耳旗鼓者將之大命三軍之所待而動今以小吏主之去將數十步揮擊無數軍士自聚自散非視聽所屬也何謂有旗鼓哉參贊曰善如何余曰古者入軍門則用軍禮周法弊旗而誅後至斬牲以左右徇乃敎以進坐趨走以表爲節最後三發三刺遂以鼓退漢唐故事天子講武躬擐甲冑持仗介長勒陣巡三匝而駐於華蓋甚者以軍容不肅斬徇本兵通典載天子大閱前期除地爲場場北爲壇至期設大次御座於壇南向天子戎輅入就次以觀自本兵大帥皆介冑持仗立陣勒兵以誓誓徧舉旗鼓進止畧如周

法所以同勞苦作武毅也。自後寢失其意，將率矜貴，乃仿御座設將臺，并屛之以避寒暑。迎陣以觀，而旗鼓之權乃委裨副裨副之位，已尊。又復恥莅戎事，展轉驕佚，遂歸率吏武人悍卒，日益無識。慮旗鼓在中陣，則前軍無由聞見，乃移於臺前，迎陣以教進止。凌遲既久，遂至今日。夫安養輿座過於閭閻，考校步伍踈於吏卒，耳目所習莫加覺察。蓋中陣麾擊古無明文，畧跡逆志，默契非易。夫大將居中，樹五色麾，秉杓建晉鼓，指示之威非求徧也。如前軍回首以望旗，傾耳以審鼓，則首已懸於敵旌矣。蓋裨將麾聽將鼓者，裨副視聽裨副者，旅帥視

聽旅帥者卒率視聽卒率者隊兩之長而長之旗鼓各
令其轄故耳目有尊屬而三軍若一身也既職旗鼓又
責技擊上材所不能故兩長執旗以上惟以短兵自衛
參贊曰善然中陣閱校何以知前列之能否余曰發策
決敵人之機望塵決敵人之勢敵人開閣必速入之矧
前行之能否哉參贊慚曰請究其說余曰國制雖以漢
兵隸綠營備木色然旗邊可鑲方色以別隊閱時乘馬
入營門祭纛振鐸而誓中陣部勒麾爲二以挑陣爲迭
合之勢將自巡陣督戰執小麾仗劍壯士四人嚴兵以
從左右夾衛以觀出入隊伍交格兵及之狀且將自熟

置身於鋒刃之場亦足以習其胆智也其吏士離散步
伍錯亂技擊鬆懈決罰有差使上下各知其職屬於戰
心屬於令則庶幾矣夫素習於治臨戰而亂素習以亂
其如之何以今之法御今之人食累世之糧聞徵而泣
守百仞之卡望塵而奔不亦宜乎參贊曰戚氏謂教兵
者練重於操操者演習其法練者課授其技如子所言
猶操之事耳余曰否否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盛周之教兵也以六禮教其進止晉文之教民以義以
信孫子曰教令不明將之罪也吳子尉繚教兵以旗鼓
進退不言技擊控引也夫鎗棒投射之師隨在有之長

筋骨之術隨人知之將但當廣募精考授以伍法使偏帥責其成而時督課之耳乃以之當練爲大將教兵之要戚氏所以終爲武夫也夫步仗以練其手足旗鼓以練其耳目賞罰什伍以練其心而練之要盡矣郭李治兵易將而潰齊趙技擊遇秦而廢豈其技之不善哉夫戎事之要進止分合兵習其變將制其節故曰三軍之命在于枹端也雖然尤貴於簡簡則士卒易習雍正中李穆堂爲廣西巡撫編號令爲口訣以授標兵者則庶幾矣參贊曰善以賊警方亟未敢更張未幾余亦告去今紀郡縣戎政旣條別號令之宜懼其狃于習而昧于

用也故追述此語著於篇

入蜀行三日至七里卡聞夔道梗卡有七摩伊

猶言領隊軍中

稱謂

如此各領兵勇一萬余欲揀兵一千以行參贊以爲少

余謂精揀則一可當十參贊曰經略來促甚急揀此兵非十日不可姑以兵二千行耳余曰公能聽所爲明日

食時爲公集之參贊笑曰吾子毋太易事余曰公能從

而事不集者有軍法參贊曰何至出此言吾子姑行之

耳余乃檄甲喇大

雅言翼長帥令皆由以行

移會各摩伊每哨備六

尺竹竿二根三百筋石二塊明早伺於教場而別告營

伍處

畧如巡捕而事權較重甲喇大之屬也

會各摩伊營伍處各備五尺

六寸竹竿二根二百四十觔石二塊以俟令明早參贊
率七摩伊至教場爲余設幄於將臺少東遂下令曰植
六尺竹竿量兵勇身材中度者上將臺試舉三百觔石
其長不中度而力舉三百觔石者自赴將臺報名候試
未及午而揀畢得八百人其長不及度者才二十之一
參贊回帳迎拜曰不知吾子神機如此老夫經兵事四
十年未嘗見也但不及千人奈何予曰八百人者恐摩
伊未必肯放耳揀出精勇則餘皆羸弱七摩伊如夢初
醒必不聽將行也語次七摩伊上謁長跪求留所揀兵
參贊曰吾友已言及此諸公同就吾友商之余曰留半

與諸公參贊不可。余曰：尚有二等冊，未來當可得數倍於一等。少頃冊至，有二千人。予乃出檄草條別馬步技仗使甲喇大會各摩伊分揀之，以一等三百人，二等六百人行行者，一等給三餉，二等給倍餉，留者加餉半之。參贊以是委任甚摯。行至老鴉壩，而王連登以四萬人營白土坡，塞去路。予爲奇策，于參贊不從而參贊酒中漏其語。予乃揚其說。次日，王連登遁。予自此已決去。至達州，故忤經畧。參贊乃聽予行，附記於此，以爲倉卒集兵者發凡焉。

畿輔形勢論

嘉慶十四年春隨計赴都試事畢訪檀栢大覺之勝遂由
西山傍邊牆歷易州懷來赤峯密雲順義香河諸邑之郊
者半月入城求輿地全圖以形家言核之形勝結作爲天
下冠始知明人安能起吞之說爲大刺謬也儒家言聚人
以財形家言山主人水主財水上其堂則財賦歸之故都
於建業者能轄西南萬里之九真日南而不能統東北三
百里之淮陰卽東北百餘里之廣陵亦時得時失以淮水
北去餘分下邳溝以入江者無幾故也南幹自葱嶺分支
繞滇粵逾五嶺以至黃山走天目繞震澤渡廣通壩起茅
山倒鉤食江水而結於北山石尖峯二爲廉貞體跌覆舟

山爲培塿上起雞籠山山分雞鳴寺北極閣鼓樓走馬三
獻天金六朝宮殿北近鷄籠山火大土小金被火燒故地
再傳而革革命之時宗室殲戮無存而市不易肆士大夫
各仍舊列及南唐移牙城於南偏中跨秦淮起宮殿於全
鍾山書院之左右係由朝天宮左分下支腳爲北極閣之
蓋砂者以非南幹止結不能吸盡江水故南唐之境西不
盡豫章南不及吳郡而歸命之後兄弟四人三百口得以
無恙蓋兩金之殺氣由鼓樓岡接陶谷爲連氣水生側頭
木以結餘穴故也京都龍來自北城由龍門出塞外千起
萬伏起玉屏山爲少祖瑞巖屬羅山南接屏山東南至昆

平各長百餘里爲祥雲捧月之形爲第一重砂東抵山海關西至井陘口各長七八百里爲第二重砂永定河自雁門來東南行幾二千里與白河會白河會渤海河潮河由古北口外西南行人塞亦且六百里入白河與永定河交於通州爲內堂第一重水而拒馬滹沱唐滏諸河會大陸寧晉兩泊及南北九河之水至趙北口爲西淀一聚迤東至天津城外爲東淀與太清河所納渤海之湖一合漳衛淇來自太行之陰五汶來自岱宗之陰皆東北行數千里至天津三岔河與渤海之潮再合爲內堂第二重水石恒山爲蓋天旗左泰山爲幟形鼓正朝霍山三岳鍾秀天造地

設而黃河合淮以行於旗鼓之前朝案之後爲中堂水大江合洞庭鄱陽以行於朝案之前錢塘江又在大江之前爲外堂水江河去都城三四千里而皆上堂者以都後鎮山東北行塞外繞出吉林接高句驪南與臺灣交牙爲都城左臂與右臂之隴蜀諸山相應故江湖之水涓滴皆上堂唯食故也都城居中原之東北於八方爲良良成終成始故都城乃是上弦之月西實東虛以中原五千里地面爲實光以東洋三千里水面爲虛影山朝水繞天下歸心故其形勢有萬非長安洛陽所可比擬者良數八旺氣應之故勢之雄境之濶都之久未有能如之者也明人好爲

異說如深鑿膠萊新河以避海運成山之險深鑿天長六合之禹王河以洩淮漲二說皆至謬而近世嗜奇之士尙時以爲言泰山之龍由旅順沙門各島涉海而起成山西行盡於曲阜嘗周歷泰山之東有所謂長城嶺者乃牽脊以至海澨爲齊楚分界舊蹟北有小清河南有五汶皆西行四五百里會於齊河之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以二水證之則泰山之脈起自海中無可疑者膠萊河成則泰山脈斷岱宗爲天帝長子其能以人力勝之乎排淮注江誤由斷錯必欲附會禹王河之土名以爲禹蹟所經欲鑿石山二十餘里開平地二百餘里北屬淮南達江以合排注之

義謂可洩淮漲免潰堰爲災。唯潘時良言其不可。河專莫精于潘氏。凡以洩漲者爲保堰。全下河諸邑也。而所開之石山實揚通二府州龍脈所自來。淺鑿則不能過水。深鑿則必斷地脈。其爲禍未見輕於決堰也。且淮未入湖而先下江。則清口永無刷黃濟運之利。又湖身騰空。必有議開毛城舖以減黃者。黃淮將并入江。以形家言測之。則其爲患殆有不止於水潦者。故附論以告實事求是之後來君子焉。

書二趙事

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督臣

李侍堯尙未渡臺故貴西道趙翼從戎幕。

上得鎮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發六百里加緊諭鎮臣以兵護遺民內渡。

命督臣拆看卽時封發侍堯以示翼翼曰翼目昏願於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閩二時始至侍堯大怒翼曰中堂尙欲封發耶柴總兵內渡之志已久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耳門爲賊所有全臺必失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半壁從此多事宜封還此

旨已繕摺矣侍堯大悟從之翌午接追還前件之

論及招回侍堯膺

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大將軍既告捷而逆首林爽文爲淡水同知某所得趙五者同知之父行也他友聞獲林逆爭繕稟稟大營而趙五願高卧漏初下同知押林逆至署聞趙已卧怪之排闥入問趙五曰將相親督大兵剿賊而首逆願爲汝得汝尙欲逃死耶同知大悟求計趙曰此去大營二十里卽押林逆謁見大將軍但云同知今日巡山遇一人持馬韁問大營所在云身犯重辟欲歸命大將軍而不識路乞指引大將軍虎威震懼使逆賊不敢逃死微同知一小卒皆能引之來

深自謙抑。若大將軍必欲入薦牘者，則以死。如是當不失富貴也。從之。大將軍大悅，遂奏親擒林逆，而附片薦同知爲臺灣道。二趙事近世少有知者，無錫周姓與子同寓揚州市肆，言其時親在督臣及大將軍營，目擊云。

包世臣曰：趙五不知何許人，聞其後在臺灣道署用事，納賄賂囊貲十數萬，遂至吳中買聲伎娛樂，以死迹其行徑，蓋非君子。然當辟於好樂之時，而能計深遠，亦識時務之俊傑也。翼博覽有文采，以近利見薄清議，然其功在民社，享上壽博盛名，宜矣。世有能見事勢而聳喁不言，以爲奉令承教，可告無罪，而自致醜毒，以積乃公事者，可勝道哉。

書故明卹贈太子少保榮祿大夫左都督懷標總兵楊國柱告後

義州楊氏世爲遼薊名將先是崇禎十二年金國鳳被圍松山諸大將莫敢赴援榮祿之兄子振以副將請行遇伏被執使說城中降而振告以援兵卽至被殺至十四年祖大壽困錦州洪承疇以八大將往救榮祿先至陷伏中四面呼降而榮祿突圍被矢墜馬以卒蓋卽振徇難之所榮祿與振當時並有小無敵之稱而無救於敗歿廷議優卹之以勸勵忠貞者亦不再謂不至而大帥望風奔降相繼卒至革命豈果忠義凜總激勸無功哉良由死事之報雖

隆而誦勲之典，率率於弄筆媚功之徒，僨事之誅不果而斧鉞之威，專加於守職忤奸之輩，井渫不食，可爲千秋炯戒者矣。此告下於崇禎十五年，其時國事久非，然告詞與書字尙爾整飭，而製軸亦未至苦窳，是其人心固不甚苟且也。而宗社爲墟，近在匝月，此古人所爲篤信陽九百六之說，遁世無悶，而不悔者乎。道光八年七月朔。

平閩紀書後

甚矣將材之難也。自川楚兵興，徵召遍寰宇，雲蒸虎變，以百數，其見賊輒潰，遇民輒掠，吞餉以肥家者，勿論矣。即有智能料敵，勇能決戰，磨干城腹心之望者，亦復下不知戢。

士卒上不知卹

國社而守土之臣又復肆其侵掇因以爲利是故以全盛之力從事一隅獨

祖宗數世之蓄而廷臣籌議經費至不遺餘力幸得蒞事休養生息閱二十餘年而公私困憊卒以不起若故太傅昭武將軍楊敏壯公之征閩也其事勢艱虞與川楚相百矣調兵不過五千兌糧之外所費不過給援兵家口月支耳受

命伊始卽具靖寇必先安民一疏略謂兵難遙度戰守機宜容揔閩次第熟籌唯閩省自叛變以來百姓流離困苦

全藉地方有司加意培養至安插投誠尤宜使其得所安業不萌異志剿寇木以保民若有司拊循無術則民不安生勢必流爲匪類亂將滋蔓及扞任視事則倡議團練鄉壯使守望有助編查保甲使奸宄難容嚴禁驛騷使難民復業故能以客當主以一擊上使三世狡逞之巨寇十七閱月而山海廓清耕食鑿飲於今受其賜孫子所謂將爲國輔穰苴氏所謂戰勝之後其教可復者公近之矣公之五世孫亮季子從子游出示平閩紀十三卷兼愛之懷藹如若揭楊氏在前明爲遼右世將公之仲父伯兄百戰徇辜社以覆其宗而公於孤露竄伏之餘偕季父猶子歸命

興朝從征江西廣東援剿福建勇略彪炳竹帛家聲再振
既而鎮山西山東江南靖餘氛拊殘黎父老稱惠政者百
年不衰公既平閩賊回鎮江南遂蒙

賜籍揚州衛子孫建節旄旄者數世今雖陵替而季子慷
慨有志興習史事能讀公書公之明德遠矣其昌後必深
季子勉之矣

揚州營志序

今之營將古都尉職也務在振揚威武撲剿寇警以捍衛
地方而劫殺略賣捨奪靡寇警之由藁故營伍之任其責
也與有司同揚州間於江淮離賈之所聚繁盛甲於東南

國初改衛爲營就坐營指揮署建置統兵游擊轄中軍守備一左右二部千總二頭二三四司把總四嗣裁高郵衛爲本營外汛調存營千總一爲寶應之衡陽鎮巡鹽千總又漸增設馬家橋邵伯北壩僧道橋三巡鹽把總凡汛官巡鹽者鹽官快役皆歸鈐束繼以巡鹽與協守地方未便歧視歸併職守又改三江營守備專司巡鹽爲本營外轄而高郵寶應兩州縣先後由存營撥防者皆兼巡鹽之職後復改三江營隸狼鎮而於本營設左軍巡鹽守備一前哨千總一改右哨把總爲後哨千總改游擊爲參將其轄守備二千總四把總七馬戰守額兵增至九百七十有

入而各汛巡鹽之職如故良以揚州聲名文物民氣敦龐
一切劫殺畧賣搶奪非法之事大都出回僑流民回僑皆
無賴子徒手千里冒厲禁不約而集者爲揚州有私鹽可
業而爲利至厚故也然而兇徒旣集則必時時因利便以
荼毒行旅侵暴閭閻更有盜蹠餘財望誤良善小民不明
大義貪重值或爲之導引搬送致罹重咎甚且裹入伙伴
不聞鮑臭故法以巡鹽責成本營者非徒爲阻壞官引計
也凡所以塞劫殺畧賣搶奪之源使寇警無由而起以正
人心而靖地方所謂防亂於未萌起義至爲深遠者矣隴
西陳公述祖字小雲以名將嫡裔五等崇班幼敦廉讓長

習韜鈴需次江南大府安化陶公試之繁劇並文無害近以回俸擾揚州甚使攝其營將事公至則廣布線目督率掩捕以屬有司無虛日民亂得小息公因究本營建置原委伏莽後途欲求所以掣撻其要領者而圖籍闕如無可稽按繼乃得趙君舊輯營志十六卷稿本簡而明要而有法巡防鎮撫機宜畧具而所輯止於乾隆壬申閱今已八十年情形殊異至於沿革增併割隸亦時有更易而本營司案牘之外委李君實趙君再傳弟子能守家法相與鈎核存著案檔刪取要畧續載各卷之末公復親加釐定不尙文辭專明事實使弁兵一覽可曉捐俸付梓氏庶以彰

往察來俾因時損益戎政者有所依據焉予與先公有一日之雅僑寄揚州親見公行事能持大體達本原年在弱冠無羣姓小侯之習其克承前烈光大家聲可必也適值此志之成故爲弁其首簡道光十一年七月朔日。

書薩乾清事

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亂回疆陷四城。

上遣近侍習兵者廿餘人分領東三省勁旅賞揚威將軍印以授大學士伊犁將軍長齡。

御前侍衛前鋒統領安福與其子

乾清門二等侍衛薩炳燾與遣申奴

命固原提督楊芳爲啟行七年四城俱復而張格爾逃出卡

上怒褫揚威翎頂宮職罷太子太保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參贊事以授楊芳謀者言張格爾依婦家在放罕羣公多欲以爲功者參贊謂孤軍行卡外二千餘里不能得要領危道也揚威強之行參贊手書訣朝貴朝貴以書聞不數日而敗書至

上以是益望揚威九月遂

敕參贊回鎮時羣公爭求自脫皆往賀參贊謝曰官兵新失利家宮保前奉入關之

命已治行武公又左遷揚威病甚乞休不可得我若去者
恐內奸搆敖罕乘虛豨突兵無統紀貽

國家深憂因瀝情乞留已而有

旨追回前

勅甫

發遞而告留奏入。

上爲之垂涕是年除夕張格爾率衆入卡參贊追及於卡
外鐵蓋山以八年正月二日生擒之論功封果勇侯授太
子太傅加紫韁雙眼花翎雖資亞揚威而

恩眷尤隆果勇自弱冠以布衣杖策從戎行三十餘年言

名將者推二楊至是而天下仰望風采過於宮保矣當果
勇之徇敖罕也從滿漢領隊官以十數既深入陷圍中安
福中矛墜馬賊將下馬欲馘之薩炳阿躍馬斬賊將負其
父并拔所領兩隊潰圍出及凱撤父子進官一等畫像紫
光閣薩君之祖卽閣上所畫

純祖欽定金川五十功臣第一之頭等待衛台萌阿也昔
條侯魏其懸軍橫扼七國於梁楚之郊不三月而半天下
之叛者悉平偉矣彼灌夫者徒以父死事故募壯士入吳
壁身被十餘創父仇未復壯士亡失十八九然猶以名聞
天下聲居竇周之右今薩君立殲仇讐救父以全軍忠孝

備於一時則賢於仲孺遠矣且醇謹退讓如儒者非仲孺無術不遜比也果勇智能料敵義不懷居信足度越時流矣然比功程行其能如條侯魏其乎然果勇以九年正月入都都人士夾道爭先望顏色至擁塞馬首不能前而薩君之名顧不著予前因果勇以交於薩君父子且十年故參驗在事諸公目擊之辭以紀其實使天下後世慕忠孝奇男子者有所與稽焉

書錄右軍簡牘後

右簡牘六首右軍本傳所載而世無石本微規體勢爲此卷非敢效尤襄陽也答殷浩書在永和四年時右軍解江

州刺史入都浩引爲護軍將軍不拜浩致書諄勸而答之也止殷浩再北伐書及上會稽王止殷浩北伐牋俱在永和八年右軍旣拜護軍卽請居郡改授會稽內史書言頃被州符增運千石是在郡之辭通鑑署其官曰中軍將軍誤矣與謝尙書史以爲與僕射謝安然右軍去官後六年安始出山尙則以永和九年四月由安西將軍入爲尙書僕射十二月以姚襄故改授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正右軍居會稽時也故從周濟說署之與謝萬書在永和十一年去官之後萬時爲吳興太守與桓溫論謝萬書在升平二年朝議以萬爲西中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以圖燕溫

時雖鎮江陵實爲宰相執朝政故右軍致書止其役不從
乃移書以誠萬萬旣之鎮三年冬遂帥師自下蔡至潁聞
鄒曇病退疑爲燕師大盛衆遂潰散萬矜豪傲物甚失將
士心以故敗卒如右軍言按永和五年趙石虎死冉閔爲
亂趙刺史王浹以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移鎮之太將軍
褚裒鎮京口表請北伐卽日出師士民前陷趙者扶攜附
附日以千萬計裒遣將王龕李邁迎魯郡求附民五百家
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龕等敗沒裒遂退達燒壽春而遁
裒旋卒代以荀羨右軍他帖所稱荀侯者也六年冉閔滅
石氏改國號曰魏石氏故臣多不附乃以殷浩督揚豫徐

青兗五州以圖進取魏刺史周成張遇以廩邱許昌魏將
軍高崇呂護以洛州先後來降故趙大將姚弋仲亦遣使
來降朝議以弋仲爲大單于其子襄爲都督并州刺史初
溫屢請乘亂北伐不報至是乃拜表率大軍由江陵順流
至武昌溫自永和三年滅蜀威震中朝朝議引浩以抗溫
右軍屢勸浩和同內外不聽溫忿甚所督荆司雍益梁寧
交廣八州士衆資調俱不上供浩聞溫東下大懼欲避位
王彪之高崧爲會稽王畫策以餽運難繼當圖萬全致書
止溫溫惶悚還鎮八年浩遂督師出許洛以謝尙苟羨爲
督統屯壽春尙撫遇失宜遇復畔送款於秦浩軍不能進

尙與姚襄攻遇於許昌。秦遣相苻雄以二萬騎救遇。敗尙等於誠橋。尙奔還。以後事付襄。浩退屯壽春。書所謂安西喪敗者也。雄遂徙遇及許洛之民入關。浩恥無功。謀再舉襄。退屯歷陽。課農訓士。浩惡其強盛。屢圖之。而爲所覺。襄至遣使詰浩。遇入秦爲雄所辱。欲反秦歸晉。秦人孔持劉珍等又各擁衆數萬畔。遣使請兵。浩因遣人入秦誘其大臣梁安雷弱兒安等。僞許之。請兵接應。遇作亂已伏誅。而浩不審。遂以九年十月。自壽春帥衆七萬進發洛陽。彪之爲會稽王言。不宜輕信安等。不從。浩仍以襄爲前驅。襄伏甲邀浩。大破浩軍。浩始謀北出。孔嚴力言降附不可信。宜

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驩之謀，穆然無間，乃可保大圖功。與右軍議略同，褚褒之北也。蔡謨深以爲不可，書謂當與有識者共之，不可復使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者。指蔡孔王高諸公也。賤謂雖有可欣之會，而內顧諸已可憂，乃甚於可欣。意蓋斥溫及浩再敗，溫乃以十年正月疏，浩罪廢而徙之。溫之專制朝政自此始。蓋是時能處兵任者，唯溫而中朝與構，猜釁供給所出。唯揚江二州，徐州自給且不足，一興軍旅，卽橫徵於東郡。賤所謂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者也。夫南北分疆，邊郵必設重鎮，以爲藩籬。務昭忠信，勿見小利，而選守令，撫驚氓，督

耕教戰使士民安業新附有勸蓄餘力以伺敵釁是其大
都也以奔亡孤立之姚襄尙知卹民務本是以喪敗之餘
民從如歸而中朝卿士非圖苟安卽冀非分未雨無徹土
之謀臨事無集思之益賤謂爲不可勝之基根立勢舉謀
之未晚書謂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
百姓更始右軍眞知本政者矣卒之忠告莫省割剝遺黎
以釀孫盧之禍麋鹿不止遊林藪勝廣之憂無復日竟成
著蔡豈不哀哉然而書言保淮之智非所復及長江以外
羈縻而已雖激於浩之不量立言實爲過當夫守淮必於
河守江必於淮乃古今不易之勢且其時倉垣以南洛陽

以東沃野方千五百里苟得其人以善救敗亦復何事不可爲而遽欲棄爲羈縻使都城距江自守哉良由王導當國石氏騎出涂中至濱江而不覺上相親征未出而罷貽笑戎索可知甌脫江外乃王氏之家法又右軍爲庾亮幕僚目擊邾城之敗遂宗陶侃正以長江爲限之說侃由江陵移鎮巴陵本無北向之志及再移武昌誠恐邾城增守石氏必疑故爲及身之謀耳而亮以恃堅不救成侃前識之名舛矣然侃謂邾城迫近西陽蠻中利深晉人貪利蠻不堪命必引外寇則可爲邊防永鑑者也至於撫慰新附之任匪唯非浩尙所能勝也彼敵將擁衆挾地來歸是必

後有所迫前以爲功故在此雄略足以服遠人大度足以
安反側使彼恃吾以託命則得其地可以益富并其衆可
以增強若反藉彼力以濟吾事有功則成彼驕蹇無功則
敝吾腹心不必措置失宜猜嫌疊出而去勝算亦已遠矣
然在此勢力旣張則又恐健將悍卒奴虜其人一生反復
之心禍常發而不救是處弱固難而居強亦未爲易也然
如苻堅之待朱序於駕馭英雄可謂得其道矣尙以肇淝
水之敗故與其受之而不終不若拒之而不納抑或羈縻
之而不爲其所使然則右軍羈縻之說亦可用之邊陲新
附也。

右軍不居護軍之意與蔡謨不拜司徒正同司徒在晉
爲柄國護軍則所謂處廊廟參諷議者也謨見內外不
和閭閻彫敝而各謀分表右軍不得其言知必憤事恥
居其位爲世所指名耳故蔡司徒不拜深源欲當以大
辟非苟侯桓文之言幾不免蓋深源亦憾其深不與已
也南唐韓熙載以淫穢避相其自愛與蔡王情異而指
同

史言安勸萬厚撫諸將不從安乃徧就寮佐慰勉備至
及萬跳諸將欲乘敗圖之以安故而止通鑑採其事而
考異不置一語身之唯嘆安性遲緩而爲弟謀周密如

此宜異日之能定亂活國。然安當萬由吳興鎮下蔡之
時高臥東山。無因得接諸將。殊滋疑竇。及檢右軍別帖。
有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
何。甚令人耿耿。又云不審比出日集聚否。一爾緬然恐
東旋未期。諸情惘乃。知安慮萬不終。逕至其鎮。史文偶
有不備耳。

答魏默深書

默深二弟同年足下。仲春奉手書。並尊著

聖武記十一冊。屬爲審定。足下虛懷樂善。荒落善忘。如僕
者。何足以塞盛意。然亦不敢不盡其所知。

國家武功之盛，具載官書卷帙多至不可究。足下謁數年，心力提挈，綱領縷分，瓦合較原書才及百一，而二百年事迹畧備。其風行藝苑，流傳後世，殆可必也。僕則以爲兵制者，武功之本，必宜列於卷首，而備述部曲俸餉軍裝行糧，前後增減，裁併之成規，次列軍法，又次列軍賞，皆由關外以及現行事例，其奉

特旨者，隨事聲明，以昭詳覈。至於序述事迹，不必因地分類，唯宜揆順前後，逐案編纂，使事因時出，義隨事見，得失之故，成敗之機，了然心目，則深得古人激射隱顯之意。其書不僅以當無爲貴矣。僕少小留意武事，據所知聞，自入

關以及安南各案與尊著不無出入然時遠路遙諸家記載鄉曲傳聞未必盡屬可信且難覩縷指陳唯川楚教匪則僕親見其終始且在事司命秉筆者半爲舊識雖身履行間不過百日綜其大要實有可言者善狀兵勢無過史公鉅鹿之役所云九戰絕其甬道者只六字耳在當時自有故記可據若每戰分敘豈復成文卽樊靳諸傳亦止據功簿分別身自擒斬及所將卒斬獲亦未嘗逐陣挨序况近世軍報本不盡實乾隆之末和珅柄政軍報皆先責副封奧援可恃向壁虛造十常八九洎大愆內除而軍官幕客鑿空路熟此弊不革自古用兵一經大創而開其生路

無不投戈乞命者豈有無日不戰無戰不捷旋剿旋撫而
匪勢轉盛如教匪者乎蓋教匪先後大小爲股數十而領
兵官分據要害皆能專摺一處報捷卽各營知會免致以
重復遭駁詰此僕所身歷切齒不旋踵而卽納履者也故
據僕所審知爲足下詳言之乾隆六十年陝西獲教首劉
松供有六徒弟在安徽太和縣名劉之協一面入告一面
飛咨而陝西咨捕之文與

廷寄俱以六百里同日到安徽莫解其故樞要言

純廟假寐劉之協入夢是以

諭令急捕然其事疑不能明也劉之協先以事解赴河南

扶溝縣委員往捕中途泄其事使逸去

河南扶溝縣事主報盜案云在樓上

月下望見盜共五人四大漢一童子劫銀二百兩即日捕

役盤獲五人童子名王雙喜四大漢名張漢潮齊麟姚之

富高均德被囊內有銀二百兩堂訊係嵩山香客其銀係

借之安徽太和縣照牆後開參藥店之劉之協扶溝關提

質對屬實乃釋雙喜等而太和縣忽奉安撫運行六百里

捕劉之協之檄令轉委丞往扶溝丞離扶溝五十里遣役

持名帖前往丞役入城遇縣役遂借詣之協之協令丞役

暫緩縣役入署索得回照既出城丞役乃往投帖而丞亦

至扶溝急追太和役回役言我管解來不管解去扶溝無

如何會營分投捕三日不得丞回太和以扶溝縱逃具稟

安撫據奏扶溝縣正法知府以上皆外遣之協等六人匿

扶溝縣書家十日乃同往湖北而齊麟案旋發安徽委員

跟蹤緝至湖北湖北印委藉端誅求姚高張三逆相繼起

稱大將軍齊麟之妻王氏尤趨盛世所稱齊二寡婦者也

楚匪未起時安徽已捕雙喜解京雙喜又名牛八云是王
之明五世孫皆指朱姓以惑眾和相訊雙喜曰是劉之協
免子也安有少主之說議外遣伊犁而改其名曰發生及
教匪平定後五六年猶有河南安撫人出口省視之者案

屢發乃誅發生於配所而邪說漸絕其黨多在湖北湖北司捕者擇肥而噬

民不堪命遂以盜起變出倉猝徵調不及各募鄉勇而募一報十州縣領帑多者至數十百萬而統領京兵與地方大吏過境供張餽遺盈千累萬上下皆以參賊自殖教匪殺擄焚而不淫兵則殺擄淫而不焚鄉勇則焚殺淫擄兼備故民間稱官兵爲青蓮教鄉勇爲紅蓮教有三教同源之謔楚匪迤北者漸流入河南迤西者漸流入四川楚地差靖不得不奏散鄉勇勇散而無業可歸又羣聚揭竿其被難良民莫加存卹從賊如歸此教匪之所以日盛也及內帑告匱開捐不濟始有堅壁清野之議遺黎有所依歸

匪無可掠聚深林叢箐之中饑疫相仍匪勢始衰將軍成德用外委陳平川策遣偕線人往收川陝交界觀望之劇匪四百餘人提督楊遇春因立大紅旗選就撫之健桀者隸之匪因以滅自丙辰迄甲子九年中情事百變四端則盡之矣記載者能明是四端則機宜見而法戒具矣其匪股宜各爲小傳記其始卒及竄擾之地各帥亦用史公衛霍附傳之例務取切實明白不審有當於高明否尊著大都據官書然亦有採自傳聞者如常丹葵貪虐逼變及連州之獯且與廳役互爭賄買投誠諸事似非官書所有數罕滅於鄰國係近日滄說朱便錄以入書傳貌效苗峒水

敗而奔，申途飯後，鼓衆氣，選鋒反戰，遂擒首逆，滅其峒賊。名遂振，所向皆平。實靖苗之機，楛似宜補入。其守城以下諸篇，宜自名其書，不當冒。

聖武大名，僕目力劣甚，心思忙亂，草草率復，以足下北行有日，恐心懸報答耳。諸惟爲道自愛，珍重不具。道光廿三年四月六日，世臣頓首。

復方廣昌書

對揚

覲宣三兄同年閣下。六月十二日，阿韻來奉手書，琅琅千餘言，字字珠玉。非閣下豈能更望之他人耶。閣下心地質地俱異，恒人盡力爲之，何事不可成。加以筋力強健，有濟

勝之具勇往直前有必勝之志。唯求治太急。視事太易。恐終受此累耳。試以吾人一身言之。初有意於學。勇猛精進。若古人不難至者。旬月之間。卓然有除舊更新之觀。數歲之後。撫躬內省。則仍一故我而已。古人所爲重藏修息游者。此也。地方當積壞之後。遇有志振興之吏。提唱之。而紳士之有志者從而和之。旬月間。頗覺有不變之機。然久久不過稍去已甚。未見有竟能更舊俗垂之永久者。此百年必世之說。所爲不可易也。湯文正之治蘇。爲近世所僅然。讀其教條十三則。驗以今日風俗。則固未嘗能遵行。已至賢部爲陽明所開迹。其撫贛時。於戎馬倥傯中。集生徒講

學當下卽有聞人迄今尙爲誦說而贛州恐談理學之
實昉於此陋儒以爲過化之妙世臣則謂此陽明微權以
虛聲聳動愚氓而濟吾事耳蓋其時講學之名至高陽明
之望極重以單車受劇任莅巖疆負嶠者相望而伏莽尤
多必一一以兵力治之事旣難葢且非久安計故誘其稍
有志識之子弟入營講學飲動以傳道入聖之易則伏莽
可銷而負嶠亦易解是以楊明駐贛不過半年劊數十年
之積匪至今道以不梗如果於戎馬場中求傳道種子陽
明不如是腐謬也然亦幸而半年卽去此竅不爲人鑿破
而曾與聞論說者已自命聖人之徒爲鄉里所宗仰設稍

久於其地則技必窮已閣下既自許以三年則下手時毋
過爲高論依於因陋就簡而暗去其已甚以漸而進一變
再變自有可觀者此小以成小積小以高大之術也且不
樹高名以來羣謗尤自全之要道耳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因民之欲則事易舉僕向語友生有云先察民情之所向
次驗民力之所堪閣下以此推之則自得之至貴部風土
人情僕無能懸斷也保甲條約乃僕少作彼時銳意有爲
常以一人之思力求契萬人之好惡雖不中不遠然必有
不能悉合者閣下採擇而毋膠泥斯可也僕到白門不數
日卽有江警都人士紛紛逃竄所知皆諄勸避地僕堅持

不動見銜衢告示知當事無可與語迄今月餘不謁一
唯葺房室理亂稿而已又有紳士拉入保衛公局僕力卻
之曰出城接戰弁兵事也嬰城固守則民之事而紳爲領
袖果賊至城下登埤籌守具督民夫僕雖老憊義不容辭
亦不待諸公牽率至公局主於斂錢僕不識一富人何益
乎葢城中官紳皆以望風迎賊犒師爲長策僕殘喘餘生
何能更當此一蹶哉承示志書一局來年擬以八百金相
招固無不可來者唯祈先以其半俾安家室則必爲閣下
蔽此事志書與史事同理同果得有成固所願也城外洵
洵已十餘日僕驗以雲氣今年必可無事後此則不敢知

耳閣下日內已慶弄璋否此間享想日日有官文書知照
無須草澤言之致滋口舌諸唯珍玉不具道光廿有二年
七月既望世臣頓首謹復

男誠
家丞孫希
龐希廉校字